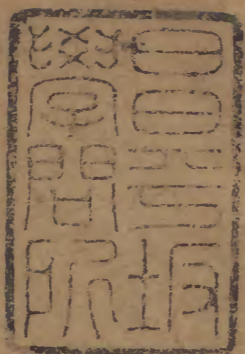


算列史料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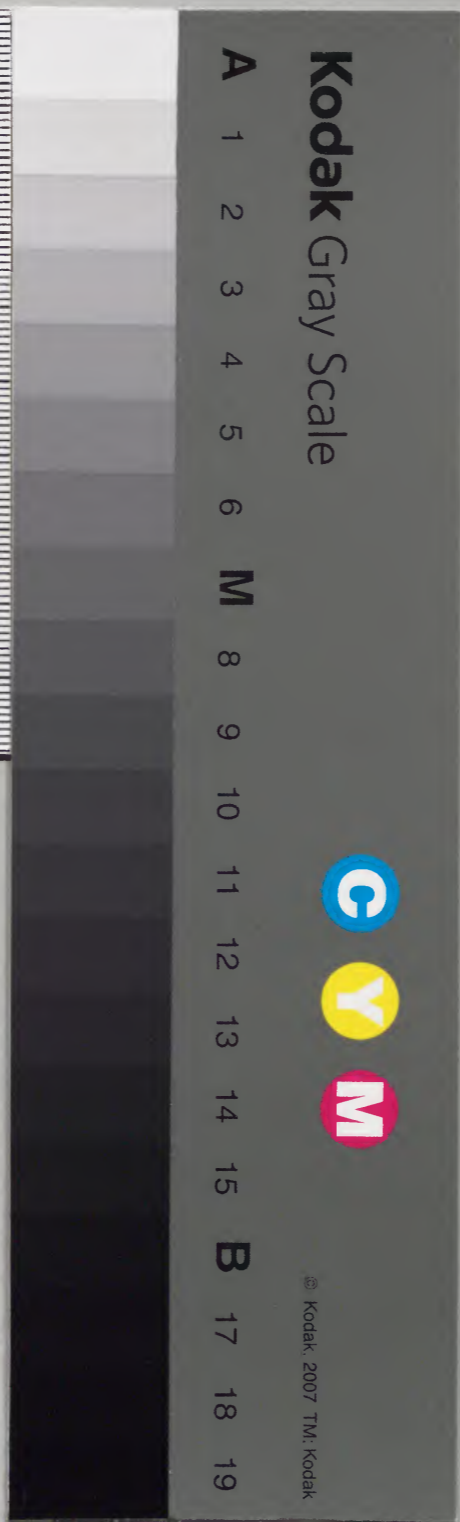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五	一	三	五
三	一	四	三
〇	三	八	五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三	五	三	漢
七	一	三	書
九	〇	五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135
冊數	30 (19)
函號	287 139

廿七之三十一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八州史料後集卷之二十七

濟寧文庫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南陽張鐵二公廟碑

在唐至德初而有逆胡之變時南陽張公巡以
雍丘令破賊走之進守睢陽遷御史中丞凡七
十戰城破而不屈以節死詔贈揚州大都督官
其子亞夫金吾大將軍人主所以寵靈而光大
之者既極備而天下學士大夫以至嬪女孺子

類能言之踰六百年而為明之建文稱革除而文皇帝靖內難時南陽鉄公鉉以叅政分省濟南固守不下尋扼王師於東昌累進右布政使兵部尚書叅歷城侯軍文皇帝由他道入京師購得公責之跪不可割其膝責之及顧又不可爛其耳鼻竟寸磔於市鉄公既用不屈坐族而天下學士大夫嘯嚅噓噉於嚙吻間而不敢吐後事漸解稍稍有筆之書者而會今天子即位制詔太宗伯故革除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蹈刑戮有司因所在祠坟墓苗裔存者厚加卹錄以表忠魂厲臣節於是鉄公之事益大顯而南陽守維蓋令見賓謂公其鄉人於詔得特祀而張公蓋前六百年而為義而尚未有能祀之者以請於大梁之中丞御史咸報可乃即郡城西闔故社學地中構堂三楹以安二公位左右廊楹各如之戟門一凡公帑之美費者僅為金三十餘皆令遜所任也既成而分守叅政李君廷龍率守維蓋同守

通通守希仁維熙令遜以狀來請世貞言以文
麗牲之石世貞謝不敏則謂張公提一旅馮孤
城過三十萬之強敵以障江淮公死而賊旋滅
其為勛最大鉄公之守無異於張公其所摧堅
折衝雅亦足相埒而不能救金陵之下然張公
之所為徇者七葉之天子而其所讐者賊耳且
是時死則已不歿降虜矣而鉄公之節獨伸於
真主一統之日知存者之為名公卿有妻子而
亡所羨亡者之為奸鄙宗族無醜類而必之

其事甚難然唐之所以郭張公實國家

之常典而鉄公之獲旌又我維新之後禋

上之所諱聞而下之所不敢言者也不又甚難
哉愚竊聞之

高皇帝起義自采石下集慶
而首舉其不降者御史大夫福壽而褒封之立
廟於鷄籠山夫旌敵於抗刃接鏃之際略其吠
堯而取其徇桀以故其所感發振厲僅易世而
為主死者比比即鉄公其尤者也而天子方
嗣大服渙德音以高帝意行之於丹書之

所志者而不恤孟氏有云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噫嘻明德過唐殆萬萬矣

宗副使祀福清祠碑

往嘉靖戊午島夷起閩海躡福清遂以其勁搗
省其大帥恐甚部分諸監司乘城守而故席陵
宗君子相以叅議得西門西門最為省要害郭
外之氓叟嬾稚跳賊而求入者踵相嚙也大帥
念賊或得以間乘之下令毋內民內者坐軍令
宗君謂柰何遂拒吾赤子而饒之賊且賊遠去
遽乘也乘吾力能辦之大帥益恐欲設難難
君則謂省無百日糧而驟益人以耗吾食非計
更令入而挾芻粟者入之其非挾芻粟者弗聽
宗君又謂吾赤子奚擇柰何遂拒其饑者而委
之賊賊又必不能為百日攻也於是大帥之難
窮而宗君遂大開門縱其人諸見阻它門者亦
轉徙而入凡數萬計宗君度入且盡徐徐治守
具而數出奇以創賊竟逡巡遁走於是宗君之
聲稱冠諸道遷其省按察副使督學政竟用積

仇病周歲卒當宗君之為叅議副使而汀守徐
君某以事趨幕府故善君因得從君游其游輒
於西門內之烏石山山有薛老峰鄰霄臺蟠桃
塢之屬皆道聳深秀昔人之所詫以為靈仙窟
宅者宗君樂之間謂徐君曰天地大矣而有茲
山為茲山億萬年而始有吾二人哉則又曰吾
去吾官若脫屣耳而不能遽舍茲山也庶幾異
時神遊乎哉蓋宗君沒之十六年而為萬曆之
丙子徐君自謫起數遷而為其省之叅政以至
批察使嘗經行西門曉歎曰此故宗君所居也
寇吏民道也指謂其父老若猶記宗使君否父
老涕泫淫下曰微公言吾能忘宗使君其為人
長者稍出而謂郭外之民記宗使君否則大感
中有號哭者曰微宗使君而不肉於島夷者幾
希且吾猶使君子也更問徐君宗使君不幸而
夭吾聞活千人者後必封使君所活詎止數萬
人其後何若徐君亦泣而不能答以宗君之無
子也則相聚而泣其穎者曰吾聞之朱仲卿死

而以桐鄉民愛之故謂後世子孫奉嘗我不若
桐鄉及死而其子葬之桐鄉西郭民果為仲卿
立祠歲時祭不絕今宗使君無子獨不能捐西
郭之咫尺地以祀之而視其為若教氏之餒乎
哉徐君乃曰毋庸也吾不忍以宗使君故損汝
曹橐乃搜贖鍰之美與學匿租百五十金以為
祠費行也而得烏石之址喜曰此故宗君所屬
神游地也其必食矣於是閩令裔先丞從周受
工焉為堂三楹牆繚之出石橋而門與西山對
復得傍寺僧之匿田供歲祀其民以時禱祈
勿禁徐君乃走書及狀而屬世貞曰請假子之
一言以示永永余謝不敏則謂韓退之賞誌柳
柳州之墓而又記其羅池廟以知柳州深也今
吾幸辱宗君知亦為之一誌其墓矣宗君文當
不下柳州故嘗為要官而外除亦略相同其遷
地之近與賜復之易宗君雖若少勝之乃其年
與其後不及也獨所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
重毋論宗君無之而烏石之祀亦其民之久而

不忘與徐君之獨居厚也非若所謂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也已

吳中丞平岑岡蠻碑

連江吳公既即家起拜御史大夫兼少司馬盡護嶺東西諸將公至軍悉集諸將筴先其重者於是嶺右之府江大桐江徭與平樂昭平永安荔浦之徭媾而為亂已金鵝松栢深埔之徭復繼亂公前後發兵蕩平之斬首垂二千俘賊

屬三百有奇聽撫者千餘業已奏聞

請旦夕之命而獨嶺左之惠州曰岑岡其先於泃寇池仲容之支數也當王文成公守仁之誘擒仲容也悉殲其黨二十四巢而獨岑岡之一巢最險遠不可下王公業使就撫取羈縻而已巢之首曰李鑑鑑死其子文彪繼之以詐力馭使諸巢亡敢不服而有所任以為謀主者曰江月照尤獷黠嘗出劫掠敗王師執傳司理萬戶以去南贛之持節者討而僅勝之文彪逃九連

山失妻子尋還故巢鳩其亡散復振官為歸其
妻子乃稍定文彪死月照妻其故妻子其子威
焰逾於文彪時嘗縛鞭郡倅之則壤者已剽劫
商絹已又多僂其黨之自遠者事稍稍露吳公
怒曰撮爾徭敢干 天子之威命以荼毒我生
靈謂惠州守時兩汝司察治月照聞而懼遂稱
兵以其紀綱之僕據隘喉咽之其傍寨之有力
者羽翼之徼巧者耳目之守廡得其狀以聞公
公乃屬藩叅顯臬副其守時兩將軍夢鯉等練
卒蒐乘分布要害曰胥後令仍復藩叅及守
購傍寨曰棄日照自歸者赦而罪能以月照來
者軍正議賞賞同首功諸寨響應縛月照道伏
毒死致其尸餘寇李珣等因成資據險自固時
時出剽畧公檄諸軍夾攻賊度勢不支繇間道
出江西之龍南定南等處師尾而急擊大破之
俘斬二百四十有奇餘墜崖斃死者不可勝數
捕脅從千五百人皆釋弗誅沒賊田幾五千畝
以予也卒捷 聞吳公及諸君 賞賚有差惠

州守與其父老相語桶崗四塞天險為諸夷最
 以王文成之宏畧擁百勝之兵乘破竹之勢而
 不能得志於彈丸赤子之地六十餘年來其人
 不復知有三尺法甚者如夜郎王謂漢孰與我
 大也吳公不費尺刃斗糧坐縛其亮酋如一孤
 豚而後揚兵脅諸黨衆俟其出而尾擊之百世
 之巢穴一旦而盡空然不以多殺為績俾千五
 百人之脅從悉保其首領何吳公之智且仁也
 嶺以東為寇者不且曰我儉何如月照儉何如
 出曰今彼之謂何螳螂之臂我則馬敢斧不伐
 守高拱而安吏民之上諸父老飽飯鼓腹亡意
 外警誰之力也貽書屬世貞使紀其事世貞故
 熟吳公竊謂公始治嶺西已併治五嶺前後斬
 馘以萬計盪巢穴以數百計化賊而良者又以
 數萬計此於公功牘十不當二我安能悉登石
 惟是志守與父老之所欲效於公者而已吳公
 名文華數更歷藩臬治常為天下最藩叅吳氏
 臬副盧氏守黃氏將軍洪氏其贊石畫親軍事

當公亞潮同守王懋中惠同守鄭天佐倅賴岳
和平令陳源湛裨將而下數人皆預有勞者也
法得附書

辭曰元二之曆聖睠於南掃其鯨鯢以填斧瀼
壯者僂殲孥亦俘虜遂剪荆棘以立軍府四帥
迭興咸告武成茅土既開旂常是旌天迴春陽
劑彼霜雪有斐吳公丕謨丕烈第舞羽干母憺
莫邪返爾死魂授之生涯五嶺歡騰斬削馮陵
息其餘憊以時寢興菁平瘴披一照萬里疇不
加窮自媿厥始岑岡之嶺寔惟宇下恃彼
搏鬪行旅昔在元朝虎士萬群謀臣將之為風
為雲仰觀茲岡造天萬仞岩崿磳豁縮不敢進
六十餘年寔繁醜徒梗我王畧逋我天誅
群謀大興是剪是刈公曰無庸攝厥附離悍首
不庭鷗張猶奔以間得之如縛孤豚六師迅發
如雷之掣雖負鱣斧而魄則奪威之龍南血波
肉山千五百人礎盜之間公釋弗誅贖為編氓
籍其膏撫授以力耕昔也盜糧今則國儲工

惠商流歡嬉道塗禦圍弗障鋒鏑長銷人各自
愛愉佚老壽誰謂疥癬其疾骨腋和扁祛之不
夜而液守匿迺庸爰歸吳公公復不有歸我
聖皇五嶺諸管穹海靡際衿裾耒耜以永世世

吳中丞平嶺西前後功志

前是吳公以御史中丞撫嶺西而嶺東西無不
被寇者當是時御史大夫凌公以十萬衆蕩平
諸巢穴而獨以西寇屬公公練卒蒐乘廣儲蓄
申賞罰轉怯令勇因形為勢寇已歷歷墮股掌
附而會謀得昭平三屯最強而孽最甚即屬

士捲甲而趨大破之窮追出其背鹵斬渠酋以
下卒三百七十餘級俘血屬三百有奇牛馬糧
杖稱是捷上加祿一等錫金幣優已北三河池
啼咳諸寇復叢起公議先其急者選將士分道
襲擊復大破之剗其腑鹵斬渠酋以下四千八
百餘級俘血屬三千二百有奇牛馬糧杖蕪於
前捷上 詔錄一子入冑監 錫金幣差次之
而公已入為右司徒矣未得代丁內艱去當公

之破賊時輒行視要害立城邑民人其良者而
儲胥之俾專精其力於南畝畫賦給役比於中
士天子時時心念一卿士能寬我南顧憂今
者安在益甫服除而太宰以全嶺之大帥請即
進公御文大夫盡護嶺東西諸將吏民一切得
便宜從事於是嶺西之諸將吏民懽欣鼓舞若
離乳之赤子復歸父母之懷而其威德之所流
聞則嶺東之人望公亦若望歲公至而士飽馬
騰將吏覲勲唯敵是求公曰不穀拜天子之
命綏靖若曹不可究武姑以時澤息文之府
之大桐江徭起與平樂昭平永安荔浦徭熾而
抄畧行旅剽虔廬畜浸淫及遠衆議大征公曰
大征費鉅莫措也且示之聲迫使匿也潛分兵
為四哨屬文武大吏將之九十餘戰殲其穴百
十餘處鹵斬首渠以下千餘級俘血屬百有奇
撫而即業者五百餘家而亡何金鵝松柏深壩
等寇復繼起公即移師合嶺東之勁為五哨分
道掩擊復破之鹵斬首渠以下八百餘級俘血

屬二百有奇先後捷上 詔錄一子入冑監
錫金幣如前蓋聞之嶺東之地沃饒而其三垂
迫於閩粵及西南諸水國無所不通道是故利
在海而害亦在海嶺西之地堯堯深巖大壑菁
棘毒瘴徃徃而是自職方之圖益闢而與徃徃
接其人皆喜亂不憂死勝則蝟集敗則鳥竄是
故利不在山而害在山嶺東之害故 定無論
國家之於猛獠取羈縻而已間不勝其擾一搜
捕之然亦僅僅取懲艾雖以歸襄毅之果王之
成翁襄敏之筭亦不能盡快其志自隆萬之
執政者始務以威勝之決筴除剿於是凌公與
前後大帥殷劉諸公皆極其兵力不避鎬耶之
憊而賊之授首於鋒鏃者十已八九矣公之佐
諸公當右臂時其兵力不踰勝賊乃能鼓其所
不足而鹵斬恒過當及其繼諸公為大帥其兵
力數倍賊矣顧必抑其所有餘而鹵斬若稍不
稱捷亦不時上公豈不愛財金橫王之報顧上
以節 縣官之帑而下以惜生人之命其愛有

甚於肘金橫玉故也語云霜雪之後必有陽春
吾茲為嶺右稱休矣召穆公之詩曰矢其文德
洽此四國公豈不亦仁人長者哉公故與余知
交而中表陸生某銜公德自嶺歸而以事狀授
余余為之叙其畧如此陸生倘以示公則為我
併告公公今政成且入輔矣即有代者願以班
定遠之語任都護者語之也公吳姓名文華嘗
視學其地有賢聲當二千石吏治時為天下景
拜 璽書金帛之賜云不獨以武功顯

張司馬定浙二亂志

萬曆十年之四月兵部右侍郎銅梁張公肖甫
兼右僉都御史來視浙師故有幕府親兵四千
五百人其人多括蒼頭郡民家子頗選而故胡
少保倚之起戰功餉資至糜 縣官廩不訾故
趙尚書來代稍稍為裁縮然猶月一金而其兵
分營九歲率以七營防海汛汛畢乃歸是時承
平久當國者有所嚮以蔡孔為急而士大夫爭
言汰冗費稍交兵餉於是給事中疏請減營兵

廩三之一無已而復請以新錢半之當幕府議
錢法壅不行無所得食則相率號於兩臺使者
居間幕府幕府吳中丞善言嘗守吾郡用循吏
治效驟遷不習兵弗聽令予錢自如乃洶洶為
惡語冀以恫喝止吳公而吳公益持之堅顧僅
兩臺使言之諸司道傍睨亡助者於是兵有二
黠魁曰馬文英楊廷用媾其黨噪於治餉僉事
王許之門許之跳遂闖入幕府吳公匿他室跡
得之遂擁而至營所以窘辱之者萬狀而臺使
未為請命稍稍解然猶責吳公自書胸背狀以
庫金二千為酒食資乃縱之歸其明日二黠魁
與他黠者自相團結更約束曰毋殺人毋掠財
出入必姪隊甲而中遠乃陽自縛以詣吳公及
兩臺使曰臣二人寔為之請受法他無與也然
兵皆運刃待矣諸公詢知其狀姑好語慰藉之
莫敢誰何而具其事聞上廟議以輕用兵則
五千組練乘憤用壯勢何所不至輕用帥帥或
賤且選悞則兵益驕而他鎮皆脈次擊振而起

顧獨張公貴臣自令至鎮撫江南上谷皆以談
笑歸內亂是可樽俎治也於是公出而得便宜
行事之 命吳以勅還里候勘公既拜 命即
促裝 朝辭而吳公候代於茗雪間亡何而市
民變復作杭十萬室五民蟻聚幾與馮翊扶風
埒邇來文漸密日相厲以濕束弗堪而城中諸
柵各設役夫司干陬諸土著戶捐錢粟募游手
充之前二歲始更其法必以身受役者既惰不
任又相率倚豪有力以免而游手驟失募亦然
上虞人丁佐卿僑處素舞文與市大猾相結
利便言之監司守令俱不聽意念念曰謂吾曹
無爪距營兵之不若耶既而謀諸市大猾曰官
易與耳兵一振即茅靡且今跨衲襠子揚九
衢徒手飲酒肉官杜門不敢加啼息而獨柰我
何諸大猾稍動而會佐卿坐他法郡杖而囊
之三木諸大猾遂嗾衆奪之亡賴子冀得為所
欲為者立響應至千人謂一二薦紳是能免應
役者相率焚燬其第劫財帛以逞於是遂破兩

臺使者門盡挾其衣裝以出監司而下走匿佛
 廬僅免而張公方與吳公代抵嘉禾而警至公
 問候人曰兵哨海者發耶曰發矣留者一營無
 故耶曰猶未動也公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二也
 於是從者皆惴恐無人色公談笑自如以五月
 朔抵臺治事而諸亡賴嘯聚益衆盡毀諸柵及
 他麗譙揭長竿裂所掠相衣幟之哀白刃而嚮
 臺者可二千餘且欲拔儲胥以入公乃從數卒

乘肩輿出迎謂之曰汝與母反反則天子後

以司夜役告曰吾所苦苦而豪有力者獨不受
 役訴監司郡邑若無耳者是以不平公曰易也
 奈何以汝一憤易汝族即下令除之衆始散去
 衆雖已陽散而氣益張其饑欲益熾乘夜復大
 掠諸巨室且徧火光燭天其囂與巷哭聲達旦
 公秉燭坐堂皇草檄諭以禍福質明而布之通
 衢衆取裂之剽益甚公怒曰余奉命戢悍兵
 此亂民之不討兵胡受戢已而計曰過可使也

烏合可刈也命遊擊徐景星俾以二營兵入召
伍長而撫之曰前幕府誠誤夫驅汝死而不使
汝一飽汝寧無快快也今者使汝以功飽可乎
衆唯唯則又曰市亡賴子亂成矣且無他勞不
可以汝曹例為我盡力討捕之母多殺多殺不
汝功衆踴躍聽命則又進馬文英楊廷用密謂
曰自縛而請者汝耶二黠魁謝死罪公笑曰壯
士故不畏死雖然死法矣母與而名者汝為
倡衆捕亂功成詎論贖有賞也即不幸死死

終有名今柰何不令天下稱義士而叛卒乎
二黠魁亦踴躍聽命公乃召徐景星出所從驍
勇為中軍俾營兵次之郡邑土團又次之嚴
伍明約束遂前薄亂民敗之於菜市橋火場又
敗之褚家堂又敗之官巷口又敗之章家橋皆
即行剽所就俘繫繫及縛而詣臺者百五十餘
人而丁佐卿在焉公前已要臺使者至即訊得
其倡謀者挾刃而腰金帛者凡五十餘人皆斬
梟之轅門餘悉放歸舍於是諸亡賴子烏獸散

不敢復吐氣而郊遂之猶謀為應者甫及門而
遁唯恐跡之矣公二疏具其事大約謂有司奉
行太過裁股太甚苟欲以自成其名而不顧
國體不察物情醞釀酖毒積久必潰夫兵變民
變此特二端耳天下隱憂尚有深於此者一廟
議為之動稍稍厭悔操切言於上下公所言
諸郡國有所寬減而賜公飛魚衣及二品服
已以示褒異公念此悍卒猶未麗法急之則或
生變假他事以罪之或密掩而斃之則法不
且人人自疑因陽謂二黠魁曰功差足贖矣予
之冠帶榜於營曰還而餉餉如趙尚書時不以
錢累若也咸帖然服獨二黠魁者始賈衆怒辱
吳中丞而當其自縛時又要衆以一死救若曹
誅姑予我棺殮給妻子費衆歛贈贏金數百既
免而不復反橐始大恨曰成吾曹叛名者二豎
也而又賣我公既豁達大度治軍雖不廢法而
不為煩苛衆亦沾沾喜以張公幸赦我且厚我
然其氣不無浸溢徃徃遨遊廛市間兒子視其

人而加武斷焉人亦惴恐相奉承莫敢誰何公
既以廉得各營倡亂者名屬春汛復當發七營
哨公乃令治兵監司徐君顧君輩建牙誓師甫
嚴而游擊徐景星以名捕營各一人若陳德勝
若方子龍若李文高若張賢若陳文滿若吳章
成若盧州詣臺詰之曰汝亂先也吾故欲貸汝
天子三尺不貸汝遂斬之已復捕馬文英楊廷
用至曰汝故自祈死今得死晚矣且汝美衣媮
食而驕於衆又脅其資既免而不反橐夫復何
言又斬之凡九首陳轅門外而使使馳赦七營
卒陳天子不欲盡僇汝汝自揣當死不今而
後當盡力為國禦圍衆人人股栗已伏地泣
曰賜我生者公也所不以死報公者有如日公
又召其與討亂民者二營諭曰吾得女主名而
故隱之念嚮者尺寸勞耳且不欲食吾言二營
卒伏而泣曰賜我生者公也即公不遺我尺寸
所不以死報公者有如日城中外吏民耄倪謹
且呼曰我曹今者有生趣矣所不以死報公者

有如日全浙之士民俄聞之俱加額曰浙自是無警矣弇山人方卧病緒聞之客起而歎曰夫豈唯全浙吾吳自是無警矣夫豈唯吾吳環浙而省者皆無警矣吾不能他及當浙兵之初變而他幕府迫則為檄廣額外優以媚兵兵醉飽倨謂市人若曹不父事我即一旦悔何及蓋至宿昔猶惴惴焉今而後知有天子三尺者誰力耶當公之疏再上上大悅進公右都御史無左侍郎趣還部其顧君而徐君而下遷賚有差而追褫故中丞監司秩人以為當云

弇山人曰吾少長於張公一歲即署時從六七君子慷慨談說千古頹一世皆有餘銳焉公獨沈深雅靚藏用不露乃今信之矣夫市民之鼓亂也狂刃若蝟公單車直入恬然而亡撓色要之集義所生者非直膽勇已也誅亂民利用速誅亂卒利用緩不佞竊或知之速而能審緩而能密則非不佞所與知也公之赴浙不佞嘗為詩以周條侯郭汾陽期公真能不負不佞哉詩

云君子如喜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斯
公謂矣

王工部公靖變記

萬曆壬午之三月錢唐悍卒以餉之削額也擁
督軍中丞於軍而環噪之且將甘心焉時冬官
郎蒲坂王君子牧以權稅寄治南關聞而赴之
從者曰請毋驅是未易測也王君曰驅之以戎
往則不可以好往何害且彼不吾讐也遂入軍
呼其魁前而數曰若識我乎我權稅郎王某也
家大司馬公嘗秉邦政矣以片紙解北單于之
辯而惕息請命不暇何有於若曹若曹怏怏為
削餉額耳中丞朝奏聞而夕報可復而額
不帝轉圜即餉不及額所虞餒餒不至死也今
以一不快意故而甘心於中丞公有如天子
赫然怒發十萬之師南渡江若曹族立赤矣族
赤且被惡名衆有識王君者曰果權稅郎也是
庶而有惠政時時從商旅謳謠得之矣其又有
稱王君者曰使君嘗為我曹請復餉額於中丞

中丞自不許耳蓋王君先時探得悍卒藉藉以
意風中丞其人嘗聞之故云自是圍稍稍解而
兩臺使繼至遂以中丞免其又二月而中丞出
候代領吳興市人子徂亂卒謂縣官必不能
正法相聚為剽劫火光燭於天王君復輕輿出
入竿旗矛矜間反覆開諭其人雖不能盡聽亦
不敢有加於君而會新中丞張公至君入謁頗
為言其情狀因從吏張公發兵捕誅之事以大
定張公既用平亂聞上獲殊賞而心義王君

功乃復持具疏請旌君部以非君專職格不行
俄王君得代去則錢唐之大夫吏民相率而請
太宰仁和公紀其事於石矣張公之友王某病
廢居吳中雖謝客然頗以比壤虞禍及數數問
南來人稱張公之功十而九嘗為志之稱王君
之功十而六而未有志也今年冬錢唐之鄉進
士某等若而人諸生某等若而人相率造余居
列王君所以平亂狀甚悉余謂微諸賢寧不知
王君余故嘗以通家子事大司馬公往者北單

于失其孫左大都尉掃諸部壓邊境大司馬置
大都尉股掌間俾為雉媒以籠吐單于遂盡削
其威暴委身奉琛稱臣者再世矣此其功視魏
卿絳之和戎郭尚父子儀之輯回紇寧帝等夫
魏卿之子為舒惑於樂盈之誘車成列矣賴晉
鞅之言而後定汾陽之子為昕幾縱其卒而肆
於邠矣賴段秀實之言而後定不然則魏郭之
勲其與存者幾何今王君不重愛其七尺以片
言而再定錢唐之變夫豈惟無損其家聲已哉
於大司馬蓋有光矣今夫不治卒而使卒信
如著蔡其權政乎也非其責而任之於白刃之
林而不避其為國專也一言而杜群黠之口使
唯唯其辨勇大也其不賢於魏之舒郭之晞萬
萬哉即詩書所稱干城腹心及世濟其美又何
多讓也王君名謙萬曆丁丑進士自權稅郎未
幾以賢擢吏部為忌者所構尋事白入兵部今
為武庫郎中

書吳大夫事

世貞故為尚書即時從同舍郎孝豐吳維嶽游後踵以監司察治山東游權甚乃見其先大夫若源公狀曰母以不穀交而使先子當過情譽蓋世貞受之大夫諸事行章章中法程者不勝數獨其於御史著御史獨於去狀著輔相中即無稱方少保然其為人沾沾好譽居位自力多辟少進踰於前後數公霍尚書世固以為賢者哉而柰何並從家奴刁氏之黠把守令南東民

私也史傳所記曷數焉吳大夫不以二公素貴

賢故假益繩之力母失其吳大夫矣二公即不以吳大夫繩之故而寬之則可胡汲汲假手汪中丞為也為吳大夫策也者是為二公策也者惜哉語有之時無赭澆黃土令吳大夫今尚治御史不知其柱後惠文翹然而角奮何如也然計今所以報御史御史止死矣不得稱吳大夫矣吳大夫當乞骸骨時尚書省中旦夕注獨坐之拜尼之還報大夫怒曰仕宦不止車生耳吾以獨坐易我大人哉趣上得請徑謁臺辭謝去

臺使者暨其僚不知也毋論臺暨僚其臧獲不知也嗚呼此可與世之選悞刺齷怒馬炙轂者道哉余友人翁長君言廣地肥朝貴人為豪猶民佐之錯臺察守相而治所坐豪臺察守相詳瞽毋敢推所坐即臺察守相豪欣然以奇貨可居也自吳御史後有郭御史稍稍逆歛習讀漢三尺矣吳按方霍部按湛尚書郭御史余恨不識之竟坐為御史殘賊免

書應生事

仲芳既已杖朝堂則從四期門鳴夷裹來血
溲下也吏士目攝亡得問誰何諸稍熟仲芳者
揜鼻自引匿去而故下獄尚書當仲芳迷罔不
道死尚書坐輕贖矣曹郎坐亡奉行謫矣獄吏
一二緣大臣指謾罵曰嘻而不治職方氏即為
廼公治鬼室仲芳所止獄舍卑甚又久兩蛙鼃
分枕席而卧久之應生乃當視獄從血肉中辨
仲芳別築室醫藥勞問相踵始仲芳以杖瘡甚
左脚短三寸印印距虛然病大汗小愈已得改

室燥遂愈王侍郎者吉人不欲言其名與大臣
有連微聞之恚謂何用我為且纍之詈元宰若
詈敵柰何即不遽令苦地下亦令苦地上而更
相席哉風尚書求其主尚書心知為應生也難
之或謂生且遜謝亡有生喟然曰夫夫也豈其
以余非人者益旦夕候仲芳自如移年期滿當
請報生走尚書所絮語公力爭之可得也毋令
天下有以詈廷尉絮法日數反尚書熟計主
上自管三尺一旦爭不勝而且請殺死者
應生第待之生退欲自具草救亦竟念其事乃
已語余天其殆者私仲芳不爾左脚亡遂短而
大臣畏搖衆詭云吾不敢以身益主上過母
恐然飛語上矣報論死仲芳且死屬家人藏余
血三歲而碧者即地下必有以報應生

書二館人事

余守比部時見南來人道任兵憲環館人事奇
之兵憲始丞吳時也倭暴至臺檄丞以鄉兵五
百徼之兵故市人子倉卒應募不習戰遇輒烏

散走而丞方獨身從親信抵射賊賊中勇敢者奮持長刀墮溝來擊丞館人挾抱丞上馬丞上馬則賊已刃尾之館人乃直前手搏賊連中數槍手不舍竟死丞以間得逸去余使三輔遇韓戶部叔陽亦稱其館人云始韓以金華令入覲過淮陰改陸車輶輶從冰上行也已冰薄車破之韓與館人俱溺馬館人急持韓衣裾不置會傍有施繩鉤下救者縶且及館人號曰左被髮而國為令救令有重賞救者乃多縶鉤令起而轉聞竟失館人弗及矣余聞而悲其事問二人姓名俱不得以為恨於乎士居平誦說詩書信眉目掀鼻昂頰鼓掌稱伏節者何限一旦事起而抱首鼠竄相接也恩至則許人以死過則倍之非其初許謬也亦死生之際深矣夫二館人鄙人耳豈有師友講議之素其死亦豈遂以是為名哉倉卒顛沛之際達其一念所不容已者而已夫達其所不容已而其究乃竟有所濟則不為徒死哉

書龔可學事

嘉定龔君汝修二十餘矣而成進士諸成進士者見無不沾沾自喜也而龔君獨有憂色王子數目之一日請間曰微吾子之目之不肖固有請也已出一編示余曰此所以志也蓋汝修之父曰可學者為諸生負儁才有聲而自其曾大王父曰司空公司空公故貴然其為人溫然長者有子曰探源公亦長者至王父南山公益務為長者其為長者日甚而家日益落落南山公計無所之則舉以昇可學曰庶幾其不負也

司空公之緒母以資入叻也可學既自負才又自以當南山公指則日夜勒束臧獲治生窮叛臧所詣縛之歸曰胡以負乃公不則有地下耳由竄入它主復窮之歸故畎曰非而所得有也讐可學者陽為納好可學數稱於人以為才子弟即可學亦信之而婦劉以過勞得疾歿矣會南山公亦病盡卒可學方治冢塋滋樹材木曰柰何夷我司空之墓宮以與豎子等而狐兔之

乃夜有暴客毀丙舍入群毆可學死投之火立
燼而可學有幹某者邑居聞之顧汝修方五歲
謀口是讐也必絕吾種即負汝修一晝夜走百
二十里而投其外家張氏張氏固好義不侵為
然諾者也為藏汝脩謹事之而可學之友殷都
輩聞於官跡暴客所悉捕煞之蓋二十餘年汝
修之業成而始復為龔嗟嗟千金之子不死盜
賊此言信耶則可學奚述焉然偉元之孝焉而
以盜死王筠之文焉而以盜死此其意寧以死
題也彼夫突如其來如而焚如死如棄如者亦
遇耳獨念自司空而下三世為長者而乃死可
學以報何也夫以三世為長者而以可學死可
學死而汝修竟成進士為聞人天固久而定也
汝修必欲得予言而不朽可學夫子言亦烏足
以不朽可學汝修務自勉之而已矣

紀王孝子世民事

王世民者金華之武義諸生也父曰某業南畝
自給愿而弱與族子之悍者醉狎而口語相失

也族子倚之墻築其脅傷困卧且死撫世民曰
死柰何時世民猶在稚也泣曰直之官不則死
之父曰不然直之官必檢檢則骨折我是重僂
我也且若彼錢神何汝孱有汝母何以死哉父
死而諸宗人之長者以好會請捐族子之腴五
十畝償世民曰以為若死生資不則吾曹力能
屈若也世民飲泣而見母以父之遺命告母曰
秘之其姑受田而葬汝父世民既受田復白母
曰家幸給饘粥毋食讐遺也田之人以共武
外手籍其數市金而封之扃固之歲以為常世
民自是口不及父時事而晝夜讀書入試有司
補博士弟子以至婚娶舉一孺子教弱弟使亦
有成立而其於族子以兄禮禮之亡間每有召
宴則亦往飲食談笑如恒時然歸必識其數曰
脯菜若干漿粥醢醬若干為錙幾何族子意世
民且忘之即母亦意且心之冀共養沒齒而已
然世民每歲旦即謁家祠之父主前而以兩筵
簞卜之不吉則掩泣而退至辛巳卜得吉乃走

冶工所鑄一利刃已厭其薄不任棄之復為剛
 斧鑄姓名於背而匣焉日司族子觥之一日族
 子之宅山之姻家飲大醉童子掖而歸至無人
 所世民前揖曰兄何自醉若此族子曰吾飲已
 氏甚樂也弟何之世民指其傍山僻凹曰母老
 矣先隴陬不受歸而茲山有當於青烏子書者
 兄試為我銓之族子蓋素挾稱其術者也世民
 謂童子而還我山之址而吾掖兄上既上袖斧
 而揮之中須陪族子呼譽曰後吾那世民與
 曠令若死吾父吾腐心者十年矣而今得反之
 若姑徃吾亦隨若矣族子不能對再斧其脅立
 死囊其首而下俄童子尋聲至世民叱曰吾所
 以不偕汝上者恐邂逅傷汝報而家吾身赴獄
 矣歸至首於家祠之父主前曰幸不辱也拜辭
 其母曰弟今壯可養有孫不鬼餒矣疾趨至縣
 令所出袖中牘誦而授之且出其藏金如干曰
 此讐言所出也又出其它鏹如干曰此飲讐費
 也願併畝悉以還之令詰曰死者不汝兄耶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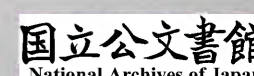
民恚曰彼讐也殺父安得兄之且囚所以來償
死耳非斬脫死也於是世民之母來請代曰妾
所使也其弟亦來代曰其實為之兄不與也世
民曰手刃讐者世民也能撫世民孤者母也代
世民養母者弟也何代為令義之俾浮繫於麗
譙之上飲食之具其事以請監司檄它邑令某
與令會勘它邑令謂世民所殺族子毆世民父
死者也法毆從父死者斬世民殺應斬之人當
減徒然法必檢父屍而後獄可成檢有日矣世
民間之自譙投而下敗面折肢久之乃蘇歎曰
吾為父復讐事已畢償死法也且吾往者獨不
能聞之官懼暴我父骨以牽率至今今乃為我
而暴我父骨也吾杜吾口矣自是絕不食令使
其所厚力強之不應積十日脩然而逝它邑令
愧跳去御史聞而嗟賞久之下邑令為祠世民
令請以世民所歸田金為材費御史曰讐金也
而資之以祠孝子安乎乃議發他贖鍰嗟乎報
讐快心事耳即使烈男子能之然未有純恒不

息因時處中從容之死如世民者其在倫常不亦中行之聖乎哉即堯孔所稱奚讓焉友人曹昌先自金華歸談其事時漏下三刻微燈忽明毛骨為悚退而繹其事欲為作一傳而質之曹不能舉其父與讐二令及弟名母何氏聊紀其畧以待異日

紀胡魚憲二義僕事

胡魚事者諱某字某徽之某邑人也常舉進士為尚書郎其魚事而得貴州則以道遠故不攜家而所從蒼頭曰胡文訓文學者為書字

最近能得其意魚事所按部曰畢節常以早莫攙行瘴霧中遂感脾疾又益羸削且殆文訓憂之甚曰吾故聞之老長者言寢瘵非人肉不得起乃齋沐割股肉血雜粥藥進之魚事病為小損居月餘益篤且易簣而是時文訓方以股創卧疾文學痛不忍見魚事死曰死而倘可代也吾此六尺直鴻毛耳即不獲代而主君卒不諱孤鳧在萬里外誰與從者有先死以俟而已遂



自剄其喉咽所不合者僅指許然竟不死而僉
事死矣嗟乎人子之於親有刲股而藥者人婦
之於夫有以死殉者此皆緣於深愛至契發於
不得已之痛而始捐其所不易捐是二蒼頭事
僉事非久寧復有以固繫其心又豈有詩書禮
教為之摩浹於胸腑而一旦慨然爭先而赴義
若此人心固不與末俗而俱死也僉事之治畢
節即安氏首地安氏之先君長不知其幾然代
有篡逆橋攘之禍僉事所治多惠利拊循之政
既浹而始以樽節選讓諒之其人且入筮筮
又能感其僕以義其僕又能奮然以義殉其主
誰謂夷非人覩此而不奮發興起哉吾鄉侍御
毛君按貴州而得其狀書謂余先生好稱節義
事故所紀任韓二館人人稱之矣其為我紀
二蒼頭亡何行部至畢節畢節人築祠堂請祀
僉事侍御善而許之復書謂余幸終此諾且為
刻石而壁之祠以風夷嗟夫孰謂夷非人哉自
是而有親上死長者二蒼頭故與有力也雖然

徵侍御君聞之夷且以二蒼頭用他故死即死
而不見迷何所貴死也

金州史料後集卷之二十八 劄記題跋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劄記 九二十二條

明高帝之功勝舜禹矣洪水災而居食廢耳人
猶人也故夫漢高之功一世功也 高帝之
功萬世功也嗚呼休哉
有以蜀取天下者漢高帝也以吳取天下者
明高帝也一則乘彼之未定而用之一則以我

之定而用之

太祖之後而功者孰不知

成祖乎德者孰

不知 孝宗乎蓋猶有

景帝焉已庚之

際微 帝吾其被髮左衽矣其德何如曰在

知人在安民其不復辟者理也易太子者勢也

憲廟有 聖政二曲從禮官言 錢皇后得

太廟一也追復 景帝位號二也於乎不可

復得矣

官之繁設也財之繁取也用之繁出也上下之

無不相待也蓋至宋極矣漢簡於唐唐簡於宋

明實酌之是以久而治也

明之初興也能為勁者唯陳友諒擴廓乎其下

友諒也得之速非我速也彼失之速也其破擴

廓也得之緩非我緩也彼失之緩也

友諒之雄疆也其在項籍李密下竇建德上乎

亟敗亟整其猶能振乎張士誠明王珍自守虜

耳然士誠之能得人也王珍之能治國也亦足

稱偏才矣

察罕帖木兒而在 明之憂哉雖然天之所廢
誰能興之田豐所行刺也孛羅再犯闕而元之
腹心腐矣竒后太子再疑擴廓而元之四肢痺
矣故夫田豐孛羅者元之賊而我 明之勲臣
也竒后太子者元之戚而我 明之間臣也
謂中山王之賢三代而下鮮比也其用兵也整
而簡武而不殘其居功也安其事上也共其藏
身也哲蓋韓淮陰鄧高密曹濟陽合而為一昔
也於乎休哉子韓公之功大矣而不終也其人
非反者也不善避功也劉誠意之功大矣而不
輕也以術合者也非以天下大策合也

諸葛武侯之後得大將二人焉曰唐太師汾陽
郭忠武王子儀明太傅中山武寧王達中山之
易也在乘創也汾陽之難也在振衰也然而亦
各有難易焉汾陽之難在庸主也其易亦在庸
主也中山之易在英主也其難亦在英主也
問大將曰中山其全矣常開平李岐陽傅穎公
之勇沐西平之靖張定興之重其庶幾哉問大

臣曰不知也毋已于肅愍之任王端毅之直劉忠宣之篤乎

壬午之難有功而無愧色者一人焉曰鐵司馬鉉已已之難有功而無愧色者一人焉曰于司馬謙其人才同也忠同也酷禍同也

漢庶人之叛也非楊文敏之贊上親征國事

幾失矣其還師欲襲趙也非楊文貞之力止國

恩幾失矣雖然吾猶以文貞之功大於文敏

已已之役不急奉迎太上馬

乎不知太上所以得速還者由不急迎也

不可為訓耳天位不再社稷為重君為輕千載

而下能幾周公哉南城之奉養不以禮則非也

易儲君心也相職也于肅愍一本兵耳夫不錄

其再造之功而以易儲罪肅愍何其忍也

李文達之讓王忠肅朱撫寧之讓郭定襄其猶

知有國乎薛文清之蚤退吳聘君之辭秩其猶

知有幾乎文清賢者也聘君篤行君子也其俱

不足以有為於世明也文清而不去且伴食矣

聘君而不辭且株累矣

劉博野非君子也其去乃以不封張氏周陽曲君子也其出乃以壻曹元力陳師召悶悶者也獨持不吊閹直倪舜咨表表者也送閹人賜喪人固有不可必者也

大臣者吾必以王端毅為巨擘焉次則劉忠宣孜孜為國知無不言者王端毅也孜孜為國知無不為者劉忠宣也雖然吾不難二公難時之

蘇二公者也

赫哉

太祖之聖也而臣不稱蓋有將無相

矣李韓公一時之才也而學不足劉文成可以將相矣而量不足

楊文貞之雅也與文定之敦也商文毅之定也劉文靖之質也所謂守文相也楊文敏李文達之練也楊文忠之果也幾能濟時矣

王端毅之在銓也其猶麟鳳乎于肅愍之在樞也庶幾蛟龍矣麟鳳天下望而知其瑞蛟龍天下望而思其澤

孔廟之黜楊雄也 帝王廟之黜元世祖也

太廟之黜姚廣孝也 凜乎有春秋筆焉

問新建伯之功曰不在難而在速稍遲則建業

下矣又稍遲六師接而江滸可購下矣茲其所

以偉也

跋黃太常墓序

當建文朝太常卿黃公子澄首用智囊故策以

救寧 宗社不遂而死以至參夷五宗天下為

痛公剔腎析骸而無所歸然實有葬地為志銘

者矣 天子痛公之無後而不知一子走楚者

為田經其後有叅議表者復公姓而仕宦矣一

子走吳者為彥修其後有博士雲者以文學顯

矣萬曆之初元 上下詔褒錄諸死事者公首

合 詔格當祠當錄後而吳之後始出而應之

其於後楚復當何如也公之墓發於雷善善者

以為積誠之感而覈者以為疑其銘後有若懸

記若符讖通方者以為伎術之恒而執者以為

...

謫乃余則姑而置之蓋匹夫有必伸而萬乘有
 不能屈者死是也當公之於壬午也知一死而
 已知死而死則不死也夫以 人主之威能寸
 析公之軀而不能寸奪公之志能致辱于公之
 戚屬而不能卒辱公之名然則能使公有後耶
 無後耶昔果無後耶今而始有後耶其有而竟
 無耶無而忽有耶俱不足辨矣公之墓出一時
 臺臬諸大夫豔其事立祠以祀公而博士之諸
 系能者思所以祀其大會能與蘇職而余不能辭耶為志其大會能與蘇職
 之定而公之所藉以不泯者固不在此也

此文成既而致所謂墓銘者不能無所疑誌
 內稱琬之後十二世由貴於吳祖鐸生端者
 於袁州按公世為分宜人不聞祖之族蘇而
 贅劉也既贅洞庭矣何緣生於袁州若言
 至蘇州與姚善托孤則可然不當言蘇人也
 當是時公有子得匿田間必當諱其姓不應
 尚稱黃也公既以壬辰生死於壬午當年五

十一不當云五十三也其仕宦履歷甚略而
獨載其臨沒之言又皆掇拾方孝孺餘語且
既云洪熙元年御史劉璉著而又稱採訪使
我朝前後俱無採訪使御按劉璉崑山人永
樂十年進士雖常為御史而洪熙元年以左
叅政叅贊宣府軍務當時刻志銘必不敢摹
榻行世以完石納土中僅百五十年而剝蝕
幾徧又剝蝕之文若追蠶而一字不侵泯何
也銘後數語若識皆隱今無按道府縣諸
姓名不遺一人未聞永洪間有此術士也
後黃應龍書及太常誥尤為蓋蛇之足吾所
以不辭此文者喜節士之有祠與有後正不
必熊彪之有祖也

題袁柳庄卷

明興以相術名世者獨袁太常珙尚寶忠徹父
子太常術尤神妙而裨史僅載其識
文皇
龍潛一事即姚少師廣孝奉
敕撰志銘亦不
能致詳僅有云事具九靈山人戴良傳而已偶

有鬻書者以一牛腰卷來則戴傳與諸公之序
跋皆儼然戴傳極為典覈而諸公中如蘇平仲
唐愚士王達善曾子啟胡若思輩尤號文學知
名士又有所謂僧道衍者即廣孝也余故稍為
次第之而命學生王應賓書誌銘附於後庶幾
異日傳方技者不至寥寥此亦其一助云爾

又題袁柳庄卷

爰槐歲抄記廷玉自丁丑謁

成祖於藩

至已如遣歸為民人周繼祖許告安察金

唐恭祿至 京釋之惟 命太醫院使戴石

取相書以進壬午六月 成祖登極 命千

戶張勇典膳徐福驛 召之既至拜太常寺丞

又云廷玉嘗以事過蘄見一婦乳女於榜廊哭

甚哀問之云夫當戍趙州今在酒肆飲畢即行

矣廷玉惻然與俱至肆所詰其夫曰我韓嶺金

世忠也居以卜度日今缺戍為族人賂卒長以

我行廷玉為相曰此尚書骨也勿慮因代償其

酒價且貸米二斗贈之曰富貴毋相忘金至戍

以下行
 文皇召而試之金有才辨應對
 起不窮遂得
 幸追舉兵俾署長史篆累遷兵
 部尚書無詹事此皆可以補志傳之佚其相金
 公事甚奇然永樂中諸賢題贊皆極稱廷王之
 驗而了不及此事何也因附題於後以備考

宋仲珩方希直書

包叅軍家藏二紙其一為中書舍人宋璉仲珩
 其一文學博士方孝孺希直也仲珩太史公少
 子希直嘗評其書謂如鳳凰神霄祥雲奉日
 書草率不經意而時見八法俊美圓
 方君非曲筆耳希直不以書名而剛方不折之
 氣流溢筆墨間其名磨損不可辨蓋永樂中有
 禁收公筆劄者同罪故耳而百六十年間學士
 大夫寶之若拱璧然則人主之威有不能盡
 伸於天下之賢者可慨也希直在建文朝以文
 學博士仗節其職若今之侍講讀學士者因附
 記之

題葉秀才為方氏遺裔復姓記後

建文之後天下之名能夠義者無如天台方先生其得禍之烈則亦無如方先生先生歿三十餘年而天下乃敢舉其名又五十年而天下乃敢誦其言又百年而天下乃有求其已絕之裔而為之記者蓋先生在圍城時則以其幼子托華亭余氏友若伍員之托王孫於鮑者遂冒余姓其後人采今為南昌司訓有聲先生之鄉人葉君刺得其狀業欲為置田宅要司訓君歸天台奉元生記其書與記甚詳嗚呼先生方駕世濼駭故主而實於帝所其正氣沸鬱宇宙間世之日星先生之名而金石其言者耿然若以為不沒即其後之存與否無足為先生輕重第以一時萬乘之尊挾不世之怒而有不能盡快其意於意之外者亦可想也葉君名琰為先生纂述遺事又能推其別居為文信公祠令得及事先生庶幾哉趙朔李固之客即千載奚讓焉時隆慶改元秋七月吳郡王世貞書於京師郭西禪舍

附方氏遺裔說畧
先生既遇難詔抄其寧海家屬適金陵魏

尚書澤謫為寧海尉為匪其幼子德宗時方

九歲極力覆護有台人秀才余學夔者寓於

京心知之遂潛回變形伴狂乞食於市一日

逐尉於城隅作狂歌有願效程嬰詔尉默會

之叱曰扶顛子出城去兩日後復遇在市歌

如前尉乃密致先生文稿及德宗盡屬之亟

逃赴海匿島中彌月乃循海濱歷華亭青村

諸鎮隨一僮善治續網德宗遂學結網易米

為日給已而余携之潛入郡城訪進士俞允

為先生門人也家居不仕凡三叩乃得見大

驚喜收育之有任勉者以金餽余疑不受意

為先生門人來一見復以金餽余疑不受意

不安欲他徙任出示試錄一本果與允皆先

生主考所取士乃相信余以稱子既先乃赴

海去不知所終後十四年允以養女贅為館

姓為余選華亭白洲里日事謙謙談談

生三子長子友直友直之四世孫廣始遊

廣子采字元亮以貢歷教授云

萬曆己酉督學楊公廷筠銳意表章屬郡守

題正學元勳卷後

故新建王文成侯在正德中勳最大而又能直
指心訣以上接周程氏之統緒言立德立功者

張公九德司理毛公一鷺建義祠祀先生
於郡城額以表忠書院各捐俸成之併其忠
友魏澤徐善安俞允仁勉余學夔補焉遂機
其裔之隸郡縣學者余繼儒忠胃忠裔忠
顯節等皆復方姓一時翕然快頌而崇祀之
議則采之文學周紹節俞汝楫云始末詳本
郡人董其昌陳繼儒評記中

故新建王文成侯在正德中勳最大而又能直
指心訣以上接周程氏之統緒言立德立功者

無兩焉然其封爵屬大司馬紛拏垂四十年至
 隆慶初始定而從祀之典屬大宗伯迄於今尚
 在議也此何以故說者謂楊雄氏白首矻矻著
 書天祿而不聞道李廣將軍身經七十戰而不
 獲侯獨文成以一悟而師世學以一勝而開國
 封能無為老將宿儒忌也彼其稱老將宿儒者
 孰死鉛槧戈戟間亦徒自苦耳易有之易簡而
 天下之理得文成庶幾哉盛德大業矣於忌乎

跋王新建紀功碑

新建既俘宸濠獻之歸待 於南昌而勒者
 結語嘉靖我邦國蓋踰年而 世廟自楚藩
 入繼 大統改元嘉靖 帝王固自有徵哉

題徐武功與諸賢送韓襄毅公總督兩廣
 卷後

此韓襄毅公再起帥嶺南而故相徐武功先生
 餞而叙之一時諸君子若夏太常臬徐方伯瑄
 張大參顥劉憲僉珏錢方伯昕馮憲副定并徐

先生為十人，以少陵氏上哥舒翰開府勲業，青
真上交親氣槩中詩語為韻，而分賦之者也。今
獨業字韻闕，蓋徐先生叙而不及賦，故先生既
以分韻而悔，謂襄毅公之忠勲戡亂與哥舒之
貪殘起釁不可同日語，柰何以哥舒擬公。雖然
亦僅取一時之致云爾。以哥舒之不能當襄毅
豈俟徐先生言之。少陵氏異日不云乎：寄語防
邊將，慎勿學哥舒。譬之韓昌黎之奉于司空書
與實錄順宗紀故自為水炭也。是之刻為詩與
書非之則為史故文士恒例耳。獨怪刻宗委
而付哥舒者十餘年，必使之盡耗河西隴右之
財力以病劇，不任而後暫已。襄毅公之繇中丞
而晉大夫，繇提督而拜總督，寧不隆寄渥錫哉。
公算路籃篋以開嶺外，百世之安然未能竟三
載不病而強以病免，嗟乎何幸將之久而賢將
之弗克久也。是二語也。以哥舒則不可以襄毅
公則可，而是十君子也。其名位詞翰皆三吳一
時選片語零落無異吉光之羽人，且寶之而况

為公之子若孫者哉

題陳永錫直道編後

余嘗謂野史不可盡信作攷誤數卷以正之吳中陳直道公永錫為藩叅為御史三用抗疏忤旨瀕百死而益勁天下之人能言之而友人劉子威侍御撰續吳先賢讚於 若有所未滿者蓋謂公宣德初逮治請室凡 年乃得釋復其官則親前已歿獄中乞行服 聽又乞歸葬乃

德全所述贊云作數失不悔失與全陷其親於囚圍以死不為照雖於直臣名然以此易彼

豈有不得已者則凜乎霜鉞之加即逝者有知公無以自解矣後得柯少詹潛所著年譜讀之乃公以宣德辛亥下獄明年壬子父思恭歿弟檀死又明年癸丑母顧死兄祐死又明年甲寅從子瑯死又明年乙卯而後釋詔奪情復故官公懇乞歸葬終喪新 天子憫而許之三載戊午服闋還 朝尋出楚而有遼王之獄然則所云不終喪者謬也夫公之所處非後進所敢議

百折不挫之操豈區區一富貴可溺者子威又
復云其後世亦有顯者乃多智計用和謹貴顯
者謂方伯子無也子無視余丈人行折節而見
友其人清簡冲淡恬於進取有鳳皇千仞之操
毋論智計語不相當即和謹亦非所以擬之當
子威之成書余不及與相揚推弟子威以文名
世其書必傳故余一拈出附于直道編後子威
不謂余以厚道望生者將必罪余以曲筆媚道
者也余固甘之矣

題楊忠愍公三札

先友楊應芳以一身持宗社大計維萬古宏綱
雖片紙隻字皆從忠肝義膽流出以故人爭其
璧視之觀此與少司寇吉陽何公三札可知已
記應芳下獄時不肖以索饋獲侍談笑從容謂
留銓有三君子鄭公曉吾所師楊公豫孫吾所
友何公吾師友之間又謂吾即死以累足下不
者三君子可不朽也明年君赴義已楊公用中
丞卒官鄭公用大司寇卒於里蓋十二週而應

芳之天大定贈秩易名專祠錄後之典備而何
公亦老且死矣不朽之托是三君子者不一酬
也而余幸與少師華亭公終之人不可以無年
信夫何公之子仁仲以三札索余題後不覺淚
下沾楮

題手書 國史張文忠公傳後

有於 國史錄得永嘉張文忠公傳者因為手
書一通以貽其孫汝紀貞嘗見元馭學士言世

紀多出入江陵張公手以簡嚴為讀諸歎臣筆

不厭往往裁削至盡而猶於永嘉公傳手筆
為典覈雖微詞小托而推邑良深太瑜小瑕即
古傳李贊皇奚讓矣豈江陵之才畧器業有足
相當於中復有真契耶後兩公易名俱得文忠
其寵靈位望於中興無三馬永嘉公沒而有太
師贈江陵生拜之跡其終始思遇若有踰於永
嘉者而永嘉之絲素矣

題陸中丞漕白糧疏草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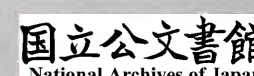
余既以陸生彥楨之請傳其尊公阜南大中丞

事勒石於其賜塋之陽矣既而得公所上隆慶
封事而嘆曰陸公其猶有遺稱乎哉是余之罪
也夫公前後封事凡數十而此其最有德於三
吳之人者何以知其然也凡漕卒之艘萬其實
糲六師食之民之艘千其實鑿天子六宮食
之卒怙其衆而驕其民曰吾為官運也而私運
也恣魚肉之抑之不得先斥埃津梁之人亦抑
之且魚肉之曰而私運也於是民益損其橐
一鍾而至一石生不能償公乃與前督漕使都漕君計
之書控產不能償公乃與前督漕使都漕君計
疏其狀上聞大司農酌之報可于是民漕不得
名為私與卒分道而行毋所陪償天子六官
亦遂早食新矣抑豈三吳之人德陸公大司農
亦且德公夫一言而為百世利計孰有大於此
者而余遺之嗟乎此非余之罪也陸生慄然別
梓公之疏以行而俾余識其後且曰太史公傳
賈長沙其治安策不載載之新書世固急言其
策而後及傳有以哉

陸中丞先任禮科都給事中具是疏其疏畧云東南財賦之來有軍運有民運軍運以充六軍之儲民運以供百官之祿也夫軍運以十軍僅運米四百石或五百石民運以而亦運米四百石或五百石軍運以民供役遠道語言鄙俚衣服村賤人人得而為漕法一呼百應人莫敢犯民運以田里小凌之軍運經各該衙門無抑勒需求民運而各該衙門動以遲違情由問擬上價并諸雜色使用每門動一處輒費銀十五六兩亦不下十兩軍運過洪閘一錢不煩且洪夫閘夫與挽拽民運每過一洪用銀十餘兩過一關用銀五六錢所過共三洪五十餘關而費可知矣其最苦者船戶皆江淮奸民慣造此船裝載白糧糧一入船其驅使糧長不啻奴隸每日供奉船戶及撐駕夫不啻奉其父母蓋糧在船中即糧長身家所係吞聲忍氣曲為攢民運之船百般挾詐不厭其欲不已也

其若之在途者縷縷若此其他入京攬頭需索入倉交納之艱難又有不可勝言者凡充是役解不破家臣產東南親見此若常切痛心詢諸父老咸謂宜將白糧并入軍運順帶使民出所有以益軍之出餘力以代民似亦無不可者但今年期限已迫尚未敢輕議上請為今之議合無將民運并入議單無責之漕臣今各該衙門一體督促進關總運叅政督催至京則軍運不敢肆其凌虐船戶不得恣恣其奸貪而洪閘亦可無需索之患云云隆慶六年八月初九日具題奉旨部覆欽依咨總督漕運及浙直巡撫衙門行各府州縣一體遵行

朝鮮三咨



余所謂朝鮮國凡三咨合為一卷其一乃弘治
八年咨遼東都指揮使司護送賀東宮千秋
節者其二嘉靖四十一年咨禮部進賀萬壽
儀者其三則萬曆十一年咨禮部進獻慈聖
皇太后儀者前後相去九十年更三王而楷筆
謹細若一昏若玉墨若淳漆殊色濃透而咨字
行押似以牙刻刷而精為之潤色者其敬慎而
能恒若此宜其享國之久遠也貢物止各色細
帛花席約皮種馬蓋洪永之際每貢有金銀
會大紉可千餘兩宣德皇帝以非其土
戒使弗進以故其國人感佩職貢益勤比於向
服聖主薄來之仁與不貴異之誼豈不踰越
前古萬々哉因竊識之以見字小之與事大實
相因而成也

其二嘉
其三則
其四而
其五而
其六而
其七而
其八而
其九而
其十而

今州史料後集卷之二十九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應 詔陳言疏

臣竊惟 皇上以 聖睿之資當鼎革之際
委用良佐 詢召耆碩挽 國是於將非收入
心於既渙大法小廉 朝野垂謚而又 霈然
下 德音求讜論此誠古 帝王之盛典 臣向
隅餘生猥伏草野過蒙 濂拔復領事寄而夙邁

疾厲委頓不前長負生成銜 恩丘瘞苟有一
得敢愛其愚伏惟 明主不遺芻蕘之微小臣
遂忘尸祝之滅謹列為八事上 請倘以為可
采 俯賜納用 臣愚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
懇切願望之至為此 天 水 小

計開

一法 祖宗以弘 聖德 臣竊惟我 祖宗功
莫盛於 太祖高皇帝德莫盛於 孝宗

敬皇帝

高皇帝業由開創政多更始臣愚

不

瀆至於

孝宗皇帝承

列聖之

範而不顯之深仁 厚澤淪浹民志迨於今過
一甲子而謳謠之不衰 臣不佞請舉其一二以
告 孝宗皇帝簡素恬穆後宮無偏私聲豔
之寵節儉敦謹後乘無狗馬趨肥之嗜 御極
十八年貢獻裁損殆盡 行幸稀簡味爽 視
朝退 御經筵 咨詢治道暇則 召大學士
劉健李東陽謝遷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等
相與講析政要較求畫一以故 聖聰日啓萬

機益練少詹事王鏊嘗講文王不敢盤於游畋
章有所指摘退 朝即 召中人李廣戒勗之
曰今日講臣言殆為汝等宜自省勿貽後悔學
士張元禎上太極圖說亟讀之且讀且歎曰天
生斯人以開朕也中人為 皇后治袍請開廣
東珠池 特命內庫擇藏珠為之而以責中人
曰若不過欲自得珠不思困吾赤子耶員外郎
李夢陽上疏忤 旨左右請加杖責不許曰
輩欲快吾一時不過成吾殺諫臣名耳
臣不輕更易以年至致仕者進階 職
以與廩偶遇糺彈即為溫慰聽自陳乞休以故
當時大臣寅恭狗法無自私求避之念言官精
白靖獻戒儉訐刻覈之風 官府一體朝野教
寧即詩書所稱曷以加焉 臣願我 皇上深
雅而憲述之或 命輔臣紬繹金匱之秘於
孝宗皇帝聖政略成一編朝夕呈 覽以為
聖德之助 臣愚不勝惓惓
一正殿名以尊治體 臣竊惟 太祖高皇帝

恭行 天討掃逐胡元 登極之後名其 大
朝門曰 奉天門殿曰 奉天殿以至 詔赦
誥勅俱以 奉天冠之明 人主不敢以一人
肆於民上無所往而非奉 天也革除年中悉
更諸門殿名 成祖靖難之初明舉其罪布
告天下永復 太祖之舊 先帝偶創鬱
儀暫新耳目未幾 晏駕御史往有所陳
皇上不忍逐易臣竊惟圖治在乎法 祖大孝

貴乎成 親

皇上為

上帝元子可一

而不奉繼

太祖大業可一日而遽忘伏

需發明詔於大朝門殿仍 奉天故號以昭象
魏之重或以華蓋謹身二殿左右各門存 皇
極殿等名以慰羨牆之思臣愚不勝惓惓
一酌恩義以處 宗室臣於嘉靖二十九年遇
故修玉牒臣云自 親王而下至庶人已未名
者幾三萬位又二十年矣可得五萬位今 周
府已近四千位 韓府亦千餘位雖竭天下之
財力恐不足以供其源源之產往者聞禮部會

議裁省經制 臣愚越在草莽不能盡識竊以為
 國家待 宗室之意徃徃傷於用恩待 宗室
 之法徃徃傷於用義夫族屬至於奉國將軍亦
 可已矣又復推而三其中尉以至世世不絕所
 謂傷於用恩者也雖其踈者皆 高帝及
 列聖後也無罪而困之於一城而絕其仕進之
 路所謂傷於用義者也伏望 皇上下禮部
 及府部大臣會議於奉國將軍諸子俱聽免其
 承秩分居附近州縣密籍俾得暇力農會典
 例給與房價量復徭役終身俾得暇力農會典
 有志科目者照常肄學應試聽為南京及司府
 州縣等官一應 宗室年至五十量與本等服
 色冠帶其 周韓二府郡王至奉國將軍改封
 雲南廣西四川福建地方量給路費行糧庶幾
 少甦中土之民且獲安 天族之養再照各
 宗室命名俱限金木水火土字樣以致重復互
 犯創造生澁自今而後係中尉以下止從上字
 定名其下不拘何字非唯可免重復創造之苦

抑亦少寓親疎之別或謂事體重大或謂關係
典章臣竊以為及今不處十年之後將有不勝
其弊者矣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唯
皇
上銳然行之臣愚不勝惓惓

一寬禁例以求才哲竊惟 王府親戚不得為
京朝官原非 祖宗甲令止是宣德年中

秦府永興王欲以女女通政使李錫子 詔謂

錫見居喉舌之地不許弘治中吏部尚書屠瀟

與大理少卿王輔有隙以輔係 王親創為此
例出輔參政鬱邑以沒夫屠瀟脩區區之小

而使 國家負猜疑 宗室之咎狹賢才進用

之途臣以為瀟非純臣也大學士楊一清先後

建言頗有次第而新貴人張桂等謂一清有所

援引用浮言沮之迄今未復 天潢流派繩繩

無已屬在 國親其麗不億即有奇謀石畫不

得與 廟廊之議干城腹心不得膺保障之托

以 皇上之側席思治求士草野而顧乃畫

才於 聖世甚無謂也且今 宗藩之最鉅者

不過以財自娛如江南一富室而已豈有鈎結
黨與為 國家憂如梁孝燕刺者乎伏乞下臣
所言于吏部今後凡係 王國親屬一體照常
陞用 京職毋得壅闕庶幾 國家宏蕩蕩平
平之政 宗親無戚戚具爾之歎 臣愚不勝倦
倦

一脩典章以昭 國紀 臣竊惟 大明會典一

書實我 祖宗經世大法百司庶僚奉而行

之可以傳示永永而時涉變通事多損益先該
嘉靖二十九年間脩完 進呈不知何緣廢閣

然自三十年以後隆慶二年以前中間典儀之
更革兵制之裁定財賦之出納又有不容於不

脩者 臣愚欲 命內閣輔臣作速更訂進 御

頒行至於法司上帽 天威下媚政府以意為

師顛倒三尺或疏辭引 二王而比以詐傳

令旨或出題涉風諫而比以子罵父或奉 旨

延遲而比以棄毀 詔書或奏事欠實而比以

衝突儀仗舞文弄法不可枚舉亦宜 明旨禁

革著之會典中永以為戒臣唯臣太祖實

錄洪武三十一年止中間至永樂元年尚有闕

漏未載夫漢不以呂氏而廢本紀唐不以武氏

而廢實錄何者明天下不可一日無史也臣愚

欲下臣內閣諸者碩臣考究革除年間事跡別

為一書附之臣國史之末其伴講方孝孺尚書

鐵鉉殞身滅族以衛臣社稷宜鑒其吠堯之忠

賜以易名之典他若尚書齊泰寺亦要明著以

罪以示勸懲其於臣國家治體關係非細

一推臣德意以昭大勸前奉隆慶元年臣詔

旌錄言事及查舉臣先朝大臣卹典海內士大

夫欣然加額思奮其忠力以為臣國家風厲一

世之典無或過於此或有事涉遐遠或於格小

有未合者臣請鑿其一得以備財擇臣高

皇帝時開國諸公侯自中山關平岐陽諸臣王

外功莫大於韓國公李善長臣國公傅友德宋

國公馮勝德慶侯廖永忠臣善臣以籌握轉餉之功

皇朝通志

不下於鄧留中間以嫌疑獲罪王國用辨之甚
 詳友德等戡定蕩闢之績遠過於絳灌卒老
 下而時屬助戮未蒙易名之典 文皇帝北
 伐時失律者主帥丘福耳而同安侯火真等罵
 賊力戰以死其忠節皦皦著實錄中臣以為此
 諸臣者宜優加贈謚者也徵士吳與弼刻行追
 古力辭宮秩其高風足以庶頑而起懦翰林檢
 討陳獻章潛心聖傳化行里閭其緒言足以

性而開來副使李夢

國景朔齋以瀛滄

皇猷臣以為數臣者宜特褒以謚者也故給
 中陸粲吏部郎中薛蕙一則上言典禮一則糾
 論權奸相繼謫罷中間粲嘗量移邑令蕙則引
 疾乞休以故於例小有不合然其直節傲行何
 可遺也 臣以為此二臣者宜量予以贈者也夫
 旌及於遠則潛德者思奮旌逮於下則位卑者
 勉脩一舉而勵世之善備焉 臣愚不勝惓惓
 一昭爵賞以徠異勲臣見 先帝時復開國六

王之後俱為列侯所以張大國恩率厲士氣
至隆厚也今虜無歲不犯邊國家之財用稍
絀謂宜提空名以鼓舞之而上不為異格以待
下下不為異勲以報上斤斤守利印之故規而
欲責人以捷伐之奇烈臣以為萬無是理且王
守仁在武廟時提烏合一旅生縛逆濠致之
闕下而區區伯爵始見格于悍宰今復沮於多
言夫書生不諳典故謂伯爵為至重不知今世
世稱伯爵者不下數十人曷不取其祖宗時鐵券
封之其功不過下一城破一軍而止有能如
守仁者乎皇上幸下臣言吏兵二部會議
若守仁者予之世封其高帝功臣如前所
舉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德慶侯廖永忠
亦宜并下所司講求所以中廢之故取其嫡系
重復封爵明告天下有能驅滅吐虜大者公小
者伯爵世勿奪數年之間能無長平冠軍出而
應詔者乎臣愚不勝惓惓

一練其實以重根本臣見節年防秋延綏固原

將士萬里八衛日漸減耗為之痛心而太倉歲漕四百萬石以卷疲瘵無用之士為之扼腕且京師與薊邊呼吸相應臂指互使其勢與他鎮不同臣愚欲望皇上勅下兵部分委御史等官於陝西各邊不分軍丁舍餘精選五千餘名宣大遼東精選三千餘名以為騎士山東河南山西北直隸等處精選三千餘名浙江義烏等處精選二千餘名兩廣楚蜀土兵精選二千

除名以為步兵乃於國營錦州等處各官軍其六
精選一萬五千餘名合三萬人分為二營

名將如戚繼光馬芳者統之明詔內所舉廢棄大小將官曾經戰陣者各任偏裨分領哨掖日逐演練嚴其賞罰一遇聲息令其協助薊遼總督戰守其陝西每歲八衛官兵俱從停免仍委嚴明給事御史將京營京衛大小官軍悉心清查其老弱者黜退見闕者停補至於錦衣一衛冗食尤多尤宜酌量裁革歲可得漕米三四十萬石以養此一萬五千之精兵不唯薊鎮緩

急有賴而 國家隱然得居重馭輕之意昔周
世宗宋藝祖嘗行此法兵以寢強戰無不勝臣
愚不勝惓惓

浙江水災請蠲恤疏

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左叅政 臣王世貞奏 臣分
守所屬杭嘉湖三府先自五月至六月終霪雨
不息洪水為災小民旦暮車庠寢食不遑財力
俱困當即具呈馳報提督都御史谷中虛行 臣

會同分巡道查勘聞至閏六月十四日風雨
竹連三日夜山水暴下湖水暴長隄岸衝決

廬頽壞渰死民命漂泊牲畜什物不計其數汗
窪之地匯為巨浸綿桑之區推折如赭流移比
屋號哭填道各州縣極恤文移與軍民災狀擁
懇先後不下數千百紙 臣躬親踏勘當據父老
泣稱比之嘉靖四十年水災更重與正德五年
彷彿等情緣湖州地方極卑受災尤重不惟
國課無賴抑且民命可憫欲候各州縣勘報細
數方行題 請有違 奏限就徑具呈都御史

谷中虛乞賜早為具奏將題過日期寬恤緣由
示下榜諭慰安民心間又據湖州府申稱浙西
杭嘉湖三府雖均為東南財賦之區杭州原無
白糧嘉興夏稅數少惟本府稅糧兼重又當二
府下流西受天目山水之衝激北連太湖逆流
之漲溢一夕千里漫為大洋且地形釜底停蓄
久而難洩凡遇水災自來較杭嘉二府特甚隨
查各卷正德五年府屬水災題奉 欽依止徵

白糧二萬七千餘石其餘正數免六分餘四
各倉庫糧米共四十萬石零蠲免六分餘四

正米折銀五錢存留盡數蠲免又查嘉靖四十
年水災未勘分數之先奉撫按并總督糧儲都
察院會 題本府災傷獨重存留全免起運減
免之外漕糧仍泐改折大半案存可查今遇水
災比前尤重茲已高低覆沒顆粒無收有秋絕
望民命 國租咸失仰賴切念東南貢賦之民
不幸而罹災沴譬諸子孫竭力以養父祖其子
孫貼疾危亡忍不投諸藥石以全其生乎通查

本府本折糧米四十六萬九千有奇遽欲取償
於渺茫白糧之中脫至告報后期戶部會計無
據槩行徵派官軍臨倉逼索豈無脫巾之虞貧
民徒事鞭笞將啓剥床之禍縱使守令身當其
罪亦無補益乞念災傷獨重早為題請特憐
區處蠲免起運之半仍賜漕糧改折其存留并
戶工二部額料坐派工料軍餉等項盡賜蠲
除閭里有更生之望地方消意外之虞等因到
臣及據杭州嘉興二府各屬被水災地數不等
通行具呈都御史谷中虛蒙批浙西地數不一

大水災百姓疾苦甚矣本院即具大畧題知
仰該道仍會勘明實作速報繳照得前項三府
災傷湖州重大緣由既經都御史谷中虛題
請蠲恤臣不當復贅蕪詞上瀆天聽但念方
今國用詘乏邊費浩繁司農大臣勢不容已
必用會計已定緩不及事為辭縱有寬免不過
存留欲以涓滴之恩為天地之澤流亡展轉
盜賊繼之臣忝司守土蒿目驚心安敢不言以

誤國計臣竊謂 皇上雖富有四海而
九重六師 宗廟百官之所藉給者湖嘉杭及
直隸之蘇松常六郡而已自二十年來倭變起
而草莽之臣十不被寇者一二耳 殿工海餉
供億浩繁而民之囊橐存者十無一矣郡邑之
所鳩積與獄訟之餘鍰四御史出而掃地無餘
矣今欲賑貸則自司府而下倉庫之蓄一空欲
勸借則自一二巨室外閭閻之積如掃臣實憂
之痛之計無所出傳曰竭澤而魚必竭 雖必得魚則
年無魚况澤竭而魚未必得乎 愚不佞竊

皇上有文景之寬仁而民不沾 賜租之惠有
文景之恭儉而 國不見陳因之富者所由來
固非一朝一夕然其故可思而其事尚可為也
伏惟 皇上幸念東南為 國家之本根小
民為父母之赤子下該部作速計議將湖州起
運錢糧曲免一半漕糧六分改折存留通 賜
蠲除杭嘉二府或免起運十分之三或議改漕
糧十分之四如起運必不可免通議停止以候

明後歲豐熟帶徵其一應顏料加派織造等項
悉暫停革若以邊需 國用不足為虞 皇
上但責司計言事諸臣悉心奉法清查 內府
內官 御用大小各監局錢糧毋得欺隱嚴覈
京營行伍務要實在沙汰錦衣諸衛寄籍老弱
及 內府各項匠役冗食多所裁革 皇上
節宮中一事之費則可以存東南數十家之產
去左右一時之蠹則可以開 國家百千年之
利發 一言愛人之誠則可以括千萬人之命
孟氏有云不泄邇不忘遠 臣遠臣也為民請旦
夕之命 皇上無以為遠而 賜忘焉臣不
勝幸甚浙西之民不勝幸甚

議處清軍疏

督撫鄭陽奏

臣竊惟 國家創立衛所餘貳百年雖遣發頗
仍而死竄接踵以故藩臬郡縣清理俱有專官
而時委憲臣督察勾補良亦專且重矣然而天
下之衛所卒不充而民日以朘者何也 臣自中

歲陔伏田里數從父老遊處頗得其詳大抵所甚困而無益者莫過於遠戍遠戍之困十四在軍而十六在民臣每見清軍之牘一下其在窮邊遠裔戶弱丁單者一遇勾攝即就拘攣沿門乞哀搏頰求助若族丁稍衆者即不以正戶應役或脅委孱弱或購推黠壯孱弱之人徃徃不達成所就斃道路即幸而達成所而衣食鮮繼水土未服不寤而鰥則老而獨安望其能披堅執銳以禦侮每一方瓜徙枝繁以長足行五載

於瓜勾之徒稍遇壯黠則藉口亡命詐索親鄰故隱行裝坐食解倖著伍未幾或營稱齋冊或委託取裝衛官受其賄囑利彼月糧甚有解者未及門而軍已高卧於家矣至於每軍一名僉里役二名押解此輩非有腴田上貨應出踐更者也又非身犯罪譴應流置者也使之廢廬產鬻子女觸冒寒暑凌歷瘴險以與軍共一旦之命蓋至於千里之外而下產半廢矣二千里之外而下產盡廢矣三千里之外而中產亦半廢

矣臣故曰天下之衛所卒不充而民日以朘者此也其便莫若從近改補夫從近改補者大約仍以天下之兵補天下之伍而伍不缺也所謂便者有四應勾之戶樂於近而不預規匿使吏胥得策一也應補伍者便於水土而不至困絕二也近則不逃逃亦易跡三也解戶不至破家四也有是四便而二百年莫有以是請者有三疑曰兵制也曰罪人之後也曰邊衛缺伍也

今中外衛官已必罪則調新軍已必逃則調新軍不必拾原衛也選故總員銷不必足原數也

其調衛者後人耳而伍不缺故於兵制無礙也其言罪人之後者不知當高皇帝時多掣充及從征二端耳而所謂罪者或糧賦違限或工作誤式甚而至於洪永之際奏請小有不合僚屬偶爾不和又甚而死事遠於羣從誣誤累及親友縱其身罪合而今之應補者日以遠也又况未必其真為之後者也至於邊衛之缺伍固所當慮第不知百年以來能與虜戰而得

一階半級之勲者有一清勾之卒否也揚粵之民性不耐寒秦民見行如往棄市中土之不堪邊戍蓋自古記之若其邊地之近者不改而內固可改而邊也臣嘗與清軍御史李願言之深以為然特以身被專寄官執法不敢以是請而臣請之也如蒙勅下兵部查果臣言不謬通行各處清軍御史併查本省衛所旗軍缺籍其有遞遠者分應勾解者即於百里內外改補充伍仍行原衛所註銷其嘉靖元年以前存改補充伍仍行原衛所註銷其嘉靖元年以前存杜姦惡僥倖之端若應解遠地戶役責令有司量僉殷庶寬議津貼毋使無辜之民比閭受困仍嚴逃伍之條枷號調遠申縱放之法一體寬治庶幾軍伍益實民困少蘇臣竊追一夫不獲之耻仰冀罰弗及嗣之仁不勝惓惓

乞恩表揚勲德舊臣以示激勸疏

題臣聞之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故有一字之褒而榮甚於華袞者謚法是也即使勲德舊臣風

猷未泯澤猶在人名不泯口不出臣部外而臣不能舉私切愧之臣抵鄖陽以履任謁故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原傑祠退而延見吏民詢文學掌故具有能言保事者津津不啻口出也按傑成化中歷顯職為戶部左侍郎與侍郎葉盛王恕各相上下尋改左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滿九載遷右都御史陞南京兵部尚書日行至南陽而歿先是關陝川蜀荆襄饑民以數十萬計流聚山谷不能衣食遂肆虔劉先尚書白圭討之以撫勝繼左都御史項忠討之以剿勝先俘斬凡數萬計驅逐餘衆使歸故土而隨散隨合再戢再起言者以刑僂過當上干天和乃議用傑代忠傑採撫流民各安僑業招鄉為邑崇邑為郡增設都司衛所以彈壓之使烽燧攘矯之場進為耕桑化居之士不矜矜札之俗變為衿纓禮讓之風國家享闢土之名而黎庶知有生之樂者固傑之功也臣又按河南太康縣故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顧佐先尹京

兆尋縮銀臺公廉之譽流著朝野是時 章
 皇帝念縉紳之間簞簞不飾當 宸而歎乃以
 先少師楊士奇薦超長臺憲 賜以 璽書佐
 遂奏罷御史不法者十餘人申飭憲綱提衡文
 武遂使預晞之苴望都門而遠却羊石之騎避
 坵里而不前蓋百五十年而士風肅然臺紀益
 振者則佐之功也原傑遷官鞅掌以歿顧佐滿
 考懸車令終勲德固宜顯褒令甲亦無小礙特
 以嗣息單弱門故寂寥無為之 請者而年歲
 久遠士大夫又不能尋言故乘訪昭著碩隆

之 典止逮 先朝遂使名哲永湮旌號長阻
 而碌碌尸位之臣乃或先之恐非所以張 國
 維而厲 臣節也伏惟 皇上即位一詔首雪
 壬午死義之臣後用漕計追錄故尚書宋禮
 錫典優備邇以御史回道考察督責臺臣振舉
 憲典累百十言其在二臣必當加錄如蒙 敕
 下該部查果 臣言不謬議將南京兵部尚書原
 傑都察院左都御史顧佐考實定謚顧佐仍量

贈一官臣不勝緇衣之誠遂忘尸祝之戒

乞 賜忠臣祠額以勵士風疏

題臣據南陽府申據南陽縣知縣程遜申稱奉

隆慶六年 詔書內一款革除間被罪諸臣忠

於所事甘蹈刑戮有死無二皆我 太祖高

皇帝所儲養忠臣義士我 成祖文皇帝當

時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當用之之語是諸臣

罪雖不赦心實可原朕今仰遵我 聖祖遺

意褒表忠魂激勵臣節詔書到日各地方有司

名賢忠節祠歲時以禮致祭其墳墓苗裔僕有

存者厚加卹錄欽此查有本府鄧州籍兵部尚

書鐵鉉係革除殉節名臣於 明例應合祠祀

又查得唐忠臣贈揚州大都督張巡據唐書及

本省通志俱稱係南陽府南陽縣人原籍回未

有祠於萬曆元年五月內具申本府轉呈提學

道及分守汝南道轉呈撫按衙門詳乞建立祠

堂一所春秋祭祀二臣緣未 請有祠額及載

在祀典等因臣查得大明會典合祀神祇條
內於歸德協忠廟祀故唐臣張巡許遠配以雷
范姚賈四臣又以海寧為許遠鄉邑復建有許
侯廟竊謂國家於忠賢節烈之士旌不遺遠
祀不憚煩蓋上合先聖大書特書之旨下誨後
世從一不二之臣甚深且渥也張巡之守睢陽
功在東南而義塞天地死在一時而生烈萬古
雖氓叟婦孺亦能加額誦歎不休其視許遠事

同節倍在當時固已有定論矣得專祠海寧
而巡獨缺祀南陽此有司失於討論之故也
於鐵鉉之死事比之壬午諸臣尤烈蓋內無削
弱諸侯之首禍而外有保障山東之巨勲抗節
踰於劉沈矢志堅於君素用以配巡真無愧色
今據該府建祠鐵鉉於 詔例雖合而張巡尚
未奉有 明旨臣愚不勝仰止一念據實 上
請伏乞 敕下禮部查果無異 特賜祠額
頒降祭文一道有司春秋舉祀不絕俟纂脩會
典之日一併收入庶有以慰既往之忠魂肅將

來之臣執其於 聖化似亦有補

為孔廟光復舊典訂定從祀疏

臣自束髮而從諸生後誦法孔子髮今已盡白矣竊觀聖道炳如日月愈久愈新即自漢唐宋以迨胡元而隆崇之典亦愈久愈盛我 高

皇帝因仍無改且式廓之至 憲 孝二

朝采賢臣王恕周洪謨等議侑舞則益而八籩豆則益而十二盛矣極矣蔑以加矣 世宗

皇帝下

明詔易象為主易王稱師此萬古獨

信之真足破迂儒淺陋之見然其意未嘗不致其隆崇而一時輔臣禮官以言禮驟貴曲加迎傳遂至侑舞籩豆之數皆有所裁損下僅同諸侯王而大成殿名更為先師廟上不得與釋道並紳衿之士入與駿奔色沮而不敢吐者六十年矣天下後世不免有所窺見以 聖主隆師重道之盛心附末世尊君卑臣之微指臣竊以為奉行著之過也今幸違禮樂將興之會當議論無諱之 朝若不以時改正後復何異為

此冒昧上請乞下禮官及館閣大臣會議除
木主師號外其餘一切光復其於聖化不為
無補臣又考得廟祀所謂四科十哲者蓋孔子
偶追陳蔡之厄思不及門之士而記者追列其
人耳不然何傳道若曾子者而不與也顧使宰
予冉求濫竽其間竊所未曉夫宰予相齊身中
田常之難當時所紀雖不盡覈然而朽木糞土
之誚見鄙聖門短喪自便之私得罪名教冉求
為季氏陪臣聚斂以益其富為政之改非徒之
責寧乎霜鉞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故追答

相之奪情以廩勵百僚屢飭有司之撻尅而
予求於臣子之倫何如天下萬世之論何如乃
使之偃然於大聖一堂之上與顏閔比肩何其
謬盪不倫至此也臣以為宜降置兩廡必欲補
十哲之缺則有有若南宮适二子其言行蓋為
純熾庶可從顓孫師之例進補臣又考得嘉靖
於從祀諸儒有所進斥固極精當然所進
歐陽修者文章士也其行誼政術亦在中上獨

嘗議摘易繫非聖無法而驟貴之臣祇以其所
著濮議微合新禮遽登從祀臣以為登歐陽修
不如登范仲淹仲淹力振綱常首扶神氣又能
於戎馬倥偬之際以中庸誨引張載俾成大儒
仲淹之賢視歐陽修何啻倍蓰合無併將臣前
後所言進斥四科十哲及兩廡諸儒進禮官館
閣大臣會議定奪庶幾 聖道益隆 聖德益
顯臣本腐儒竊觀追隆孔子之典屢益於累代
而驟貴於已 感明廟無 辨猶 堂廟 極祗 擯煥 煥嘗
以春秋丁巳 感明廟無 辨猶 堂廟 極祗 擯煥 煥嘗
呼如有所失敬披肝腑一得之愚遂忘尸祝趨
俎之戒 陛下采之公議歸之獨斷臣不勝幸
甚斯道不勝幸甚

為韓雍孫乞 恩比例錄功疏 代作

臣惟 聖主之所以整一字寓垂拱而成安攘
者唯賞罰而已若乃議賞而至延世慎終而復
追遠此固鼓舞之大權而亦使民歸厚之要道
也是以孫叔之後見收於負薪甘陳之封仍廣

於易世竊念臣高祖都察院右都御史韓雍弱
寇成進士為名御史用廷薦擢右僉都御史
巡撫江西等處即奏革寧府護衛開百年曲突
之謀進督宣大諸邊復破却逸址強虜為一時
干城之重屬景泰天順之季以迨成化初年廣
西荔浦脩仁大藤峽等處蠻徭廣東高雷廉等
處并海面流賊作亂攻剽城邑殺僂王臣一時
文武大吏雖望如柳溥材如葉盛不能決筴平
蕩以致賊勢猖獗羽檄縱橫百姓罹塗炭之苦
九重深宵吁之慮臣祖繼兵部侍郎出參

尚書王竑會推左僉都御史贊理南征軍務比
時雖與都督同知趙輔共事而臣祖勅諭尤
重事寄獨專臣祖受服啓行陳師鞠旅誓不與
賊俱生當率漢達官軍十五萬分三道並進直
島大藤峽諸蠻巢穴擒斬賊酋池大狗李吉衡
楊光志等共四萬一千餘級奪回被虜男婦二
萬餘人平除寨洞八百三十六處奏捷上聞
趙輔進封武靖伯臣祖陞左副都御史仍留巡

撫成化三年內蠻寇復發臣祖督兵征進柳州
大容山北流容縣鷄冠山博白等處擒斬賊首
鄭昂等共一萬九千餘級四年五年又歷征進
謝仙牛領山等處擒斬首從賊七千三百餘級
丁憂離任該兵部會推陞右都御史總督軍務
仍理巡撫於梧州地方開設軍府振揚國威
六七八年征進團鄧山南寧等處擒斬首從賊
共八千三百餘級十九年征進七里沙田高鄉
等處擒斬首從賊共七千九百餘級節奉
憲宗皇帝褒獎勅諭見在臣祖前後功次

史家傳廣志及兵部堂稿可查臣祖因拮据
事心力耗損跋履瘴險病癘交侵乞歸養疾未
老而逝荷蒙聖恩給予應得祭葬子某自以
二品考滿蔭授光祿寺署丞弘治十年內該總
督兩廣左都御史鄧庭瓚巡按廣西御史丘天
祐合疏稱臣祖無前之偉績善後之宏猷地方
軍民家家祝若使國家無臣祖是無兩廣矣
禮官覆勘無異題請於梧州府立祠春秋饗祭

惜一時銓曹失伸崇贈之典本兵未及世賞之
議而臣祖居官廉潔宦橐蕭條胤祚衰微饘粥
空乏既不能伏闕陳上廵九重之顧又無
彊有力者以為之援因循至今雖嶺徼之香火
尚新而桑梓之蒸嘗不繼臣代居家嫡實切痛
心切念趙輔雖為總帥其督戰進止皆出臣祖
拱手受成獲開茅土世世不絕又有縣丞陶魯
者一部曲耳雖累積戰功位至藩伯而獲級前
後不滿二萬得錦衣千戶世襲及查近年尚書
殷正茂陵雲翼俱以兩廣功次蔭世襲千戶
祖運籌決勝之績比之輔魯孰重孰輕披棘
路之勞以擬殷凌孰難孰易必有能辨之者又
查得右都御史顧佐奉職仁宣之朝近以
撫臣題請超贈少保臣祖勦伐更優年紀尚近
於贈官尤宜為此比引前例陳情奏請懇乞
天恩下吏兵二部覆查無異將臣祖優贈及
予臣世襲錦衣一官不唯臣祖銜卹於九泉
臣亦迴生於一綫疆場之吏咸拊膺而效死

荒服之氓亦加額而思報 德矣

天恩下逮兵二倍罰查其罪引以刺觀又無
林觀守次宜盡其力臣前因刺觀奏 請然以
無引與請賦額必糾引 賦額外更對平外尚此
查影亦暗嚇吏賄封奉類 寸宣之障並以
器之幾以琳娘交掉鑲娘 必亦並辨之皆以
跡聖善夫類之熱引之 轉曹線重線雖此棘
今州史料後集卷之三十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功臣公侯伯存革議

明興公侯伯之為世封大率擬漢代而其後之
或存或革亦類之其所以或存或革蓋亦有幸
不幸焉未必一一秉之 令甲也以余所可知
有功小而不得存者有功小而存者有係疎
而存者有有罪而存者有罪小而絕者甚乃有

無罪而絕者訂其一二以侯司封氏采焉而聽
明主之擇曰功小而不得不存者定公之為公
也以增壽之歟且見僂也公之則過雖然中山
之勲塞天地即一門兩公非侈也恭順侯之為
侯也一降虜耳雖然父子死國難是故不得不
存曰功小而存者保定侯之為侯也父銘積伐
至都督而用東宮舊恩伯子瑤繼之而破西
南夷甚微眇矣如以南和之例例伯之可也
寧侯之為侯也以奪門伯當奪而莊戎行以
欽之除甚易耳伯之可也定西侯之為侯
以破西番伯進而以破麓川功侯麓川之功疑
矣伯之可也西寧侯之為侯也以宿將挾二子
之貴而得封耳非開疆破敵功也然而子瑛
亡於土木伯之可也若清平南寧之為伯也降
虜也崇信懷柔豐潤東寧之址鎮武靖之南征
也以宿將伯而功不蔽靖遠為伯也其疑似定
西然而且有些言矣皆下而為閩長可也曰裔踈
而存者黔公之為公也非自英始自晟始也晟

於交趾麓川之役三敗績焉 天子以其荒服
 而公之今其存者晟之弟昂後也然又皆庶孽
 侯之可也曰功大而無罪絕者穎公之不為穎
 也以嫌死而隱之不以罪死即如懷遠臨淮例
 侯之可也曰功與罪俱大然而罪不至掩功者
 韓公之不為韓也其始 天子之制辭曰蕭何
 何及後人而續韓及身而削即以驕死不公不
 侯耳而竟終削焉淇公之不為淇也以敗績然
 亦靖難之戎首也而又死難用成國安遠例而
 公侯之即不可皆伯之可也長興侯之功亦

定上其抗靖難師而被獲一也即不得用英例
 侯伯之可也不然而下為閩帥亦可也曰功大
 而罪小絕者宋公之不為宋也其功盛於東甌
 而又於岐陽在此征夫處分耳 上固寬之而
 用之矣即不獲如東甌岐陽例伯之可也同安
 靖安之不侯也以不能諫止淇公耳然力戰而
 死於兵柰何削之即不侯伯之可也即不伯下
 為閩帥可也有功而子孫之罪小者江陰之子

高靖海之子楨安陸之子傑而不侯也其功皆
 開國也而子以靖難嫌即不侯伯之可也安平
 之子安而不伯也其父死義者也即不侯伯之
 可也此余所知者耳其不可知者固衆也抑余
 復有贅焉夫文臣不封公侯者 高帝律也

帝方右武而左文且其時甲冑之士必膺受服
 而帷幄之臣無預汗馬故斬之今既為統帥矣
 至封伯矣身有功不侯而子孫或有功乃得侯
 是倒置也法所宜寬也閩帥流官也於法不宜
 真自伯而不距指揮則甚適曷不侯 高帝律也

初制而子男之乎子視正二品男視從二品其
 祿如之而以次伯則甚雅法所宜益也指揮以
 下其襲也則開國難靖難易餘戰功更易矣開
 國者取天下於天下者也靖難者取天下於家
 者也餘戰功毋係於成敗者也法所宜更也然
 則如之何以是三者而酌於前者可也

從祀議

今上之十二年御史言孔廟從祀當用故新建

伯王守仁翰林檢討陳獻章而它給事御史有
舉布衣胡居仁者因及故尚書童懋羅欽順處
士吳與弼布衣陳真晟 太宗伯請與九卿翰
林 東官諸僚議議乃推布衣居仁而於新建
伯十一參差即檢討亦不免焉輔臣折衷以新
建及檢討布衣請 詔曰可世貞時病居里於
所聞晚然嚮者嘗承乏監晉臬試以新建及檢
討從祀策諸生乃推廣其意而議之

議上

自聖人之道明而 天子推本孔子之功言一
下郡國皆為孔子宮以祀而悉籍其七十二子
之及門者爵而配享兩廡已又悉籍七十二子
之弟子及後儒之為傳故訓釋有功於六經者
爵而次之已又籍魯論之所載四科十哲者加
爵之而升祔於堂已又籍其得道之統若顏子
魯子子思子孟子加爵之而升祔於左右居十
哲前至嘉靖中始罷不稱爵而別立啓聖祠以
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皙祔焉而兩廡之所進

退至是始稱備獨以我明高皇帝汛掃羶俗
取推祗而冠裳之重熙累洽儒賢輩興而兩廡
之祀自一薛文清外寥寥無純何論宋世至不
得與胡元比肩即士大夫橫經而造壇壝者有
不愆焉若失懽焉愧且憤哉今天下之為新建
學者大率十而七徃徃高視濶步以不為新建
學者為淺夫而諸不為新建學者以新建學者
為異端閩中之學為新建之悟之而生志嶺南
之學為新建之庵之而生石豔其助者疑其端
俾其助者窺其衷此議之所由以參差也第
子表章之功與天壤俱敝而不在於訓詁章句
之未其所訓詁章句為不失聖人之統而已而
未必盡得聖人之心新建非求悟也為不盡得
聖人之心而悟也今其所摘致良知一語簡切
痛快實可接孟子之性善而它訓詁章句小不
盡合朱子耳非不盡合聖人也當正德時新建
膺闈外之寄建不世之績而嬰權幸牙角瓜距
之鋒全身遠害要必有所謂權者而不聞其有

屈節之實柄在悍帥則悍帥攬秘之柄在中貴
則中貴抑掄之柄在輔相則輔相媒孽之籍令
馬季長杜元凱而處此寧有是哉嗟乎若新建
者又焉可勛疑跡窺也檢討之學似不及新建
博於六經羽翼亦淺然其儀表之光霽識見之
超邁在孔門當遠出曾點上等之宋代亦堪厲
行周子蓋得聖人之心於見聞表者也新建恐
所不及也胡布衣一篤行君子耳今其書具存

公道實未有所悟於六經實未有所發揮也東
檢討有一札云胡居仁執守甚堅洒落不

孔暘又云它日造就擔當斯道孔暘而已孔暘
尚不獲登孔子之廡則居仁詎宜從程朱之後
竊以為祀居仁不若祀吳與弼與弼之毀以名
重而毀也以人主之重之而毀也又竊以為
實學實行得大儒識者則亡若文章安懋羅文
莊欽順有體有用得大儒節者則亡若王端毅
恕明之第一賢臣也其所著石渠意見於聖
經有發揮不啻賢於布衣之居業錄也今人見

議章文懿羅文莊則尚躍然於端毅則惘然弗
之應矣何也為其專事功也夫孔子不薄事功

議下

吾謂孔子不薄事功者何也孔子轍環天下歷
七十二君而不遇始退而刪述六經然猶曰我
欲托之空言不若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是
故從祀者不獨明之王端毅恕而又有宋之范
文正仲淹文正之材氣其猶在涑水上乎涑水
固篤行君子也然猶有疑孟子書而文正道學六
傳張載以中庸中庸之表章自文正始也夫

陽氏者文士豪也其本論名為闢佛老耳又嘗
疑易繫而妄解春秋今徒以濮議之合而祀之
而文正者乃上不得擬涑水下不得列歐陽者
何也吾以為居仁與弼宜專祀於鄉而進范文
正王端毅章文安羅文莊於孔廟之廡可也凡
與居仁與弼例者十人曰學正曹端也布衣陳
真晟也脩撰羅倫也給事中賀欽也郎中莊景
也布政使陳選也國子祭酒蔡清也御史陳茂

列也大常卿魏校也贊善羅洪先也皆可專祀
於鄉者也愚又因是而有感於堂之祔夫四科
十哲者述魯論之徒記與陳蔡之難者也非以
十哲盡夫子之門人而四科裂夫子教也且夫
子有子也魯子也述魯論者之師也而不之及
故曰非謂能盡夫子之門人也夫子之教有德
行而已而何以政事言語文學為故曰非以四
科裂夫子之教也宰我之晝寢冉求之聚斂夫
子之責之若鐵鉞然而至我也短喪之論畔
者心術為萬世罪人何以辱此堂也今日有
兩說去十哲之宰我冉有而進有若南容乎而
取宋儒之二程朱子於其末乎抑盡紂子路子
貢游夏於廡而以顏閔二冉曾子子思孟子二
程朱子配乎二程朱子之獲配也伯淳以德正
叔朱子以功也愚又因是而有感於嘉靖之興
禮夫其去像而易木主也為像之未必類也復
古也去王而稱先師也為王之尊不及師也重
道也曰師則無上矣胡以去邊之十二而十也

去偷之久而六也使天下萬世曰人主自尊而卑大聖人自嘉靖始嗚呼惜哉是二者所宜亟復者也

南倭北虜策

今天下北創虜南扼倭三尺童子至於白首之田畯汲汲焉而日憂亂矣夫倭無足憂也犬戎嘗入周矣而不能有也吐蕃嘗入唐矣而不能有也匈奴有晉羯有晉鮮卑有晉氐有晉羗有晉索頭有晉此非匈奴羯鮮卑氐羗索頭之罪也而晉之罪也遷其部落散入中國而代熟之

飲食居處嗜好同矣氣候便矣是謂以虜習中國金有宋元有宋此非金元氏之能宋之罪而石晉氏之罪也石晉以幽州賂契丹其民日夜安其教而便其長技金元用之以擣我固易易也是謂以中國習虜是故善為中國者以虜攻虜而後全制虜也善為虜者以中國攻中國而後全制中國也今虜則不然其酋長志在擄掠足衣食稱雄沙漠間而已其部衆甘膾腥暖毳

幕喜好射獵擁婦女走馬馳角而已其畏城郭也猶伏機之猝然畏暑濕疾也猶之蹈湯火然其不便衣冠揖讓名法也猶招之笠而繩繼之也是故倏而入也亦倏而出也不能留也非有所沮卻勢不可也庚戌之變虜直躪三輔門閭闔軍焉而我不能發一矢抗之更十日下矣虜趣掠而趣去不顧也何者以非其志也所以非其志者何也以非所素習也然則虜誠不足為平日有之其為中國倡也哉竭天下之兵以遏虜南遏倭又竭天下之財以供南北兵而卒不得要領而我坐困矣燕趙秦晉齊魯周楚之郊其為俠結納亡命習射騎陸博報仇者不可紀也鑄山煮海夜出而晨歸者不可紀也習妖書為妖服以妄希富貴者不可紀也一旦而有豪喜亂者倡之不旬月而數十萬人可立受事於麾下鼓行而前誰為堅者指淮漕則天下之喉咽塞指中都則天下之耳目新指陪京則天下之根本搖指汴洛則天下之矛鈴集我欲抽

北兵而虜控揣我我欲抽南兵而倭扼掣我我欲悉發諸夷而諸夷翫狃我於乎何以策之哉昔者阿房成而漢高帝觀之歎曰大丈夫當如此及東游會稽項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彼二雄者其目固已無秦矣魏羽林燒張彞第殺其父子而帝不問高歡歎曰事可知矣歸散賞結豪傑走事爾朱竟以代魏夫以天下全盛之勢而舉事一不當而豪傑得以窺其間吁可畏哉

守宣大策

天下所至重而甚危者則莫如宣大宣大古上谷雲中地也都長安延寧諸鎮重都燕宣大重宣大之所以獨重於燕者為燕蔽也方皇帝時宿重兵於二鎮以威懾喝虜大漠之南王庭絕而不復慕是儲胥也是虎豹之不採也及其季也虜時時入掠矣殺傷不相當矣然虜能入之而不能有也狗利而驟進微飽而驟退小創小止大創大止其常也虜又不敢越二鎮而遂攻燕何者畏二鎮之倚其後也是猶門戶

也猶手足也今者虜入而雜居於堂之外庭之內毳帳覆野騎錯路二鎮之人不得就時而畊牧矣虜進弗能拒也退弗能躡也叩關內而弗能要也門戶析手足痿痺而燕之所恃以重者僅耳目耳然而大司農之金錢日夜輦輸於二鎮若陸海然虜踐屯則耕作廢虜徼道則商旅廢故二鎮之民枵腹以俟大司農之金錢盡而卒弗飽也治二鎮者有總督矣巡撫矣有監司矣守令矣其帥有總兵矣副叅游守矣又有御史司察之矣其事不相通而其力足以相不獨十羊而九牧之也合則為蒙不合則為制且名雖為帥所統不過三千人而已其久者不過三四年而止耳其權不足以兼治諸將之兵而足以脅諸將其智不足以強衆而威敵而足以僥倖而自遷是故大司農之金錢日夜輦輸而北以給二鎮而二鎮之金錢日夜輦輸而南以之京師其為督撫也監司也守令也總兵也副叅游守也御史也則莫不商二鎮而傳舍之

也故欲二鎮之足扞虜則莫若得人得人則必使之無商二鎮而傳舍之無商二鎮而傳舍之則莫若捐二鎮而予之不為之參間則可昔者唐之末回紇吐蕃攻關中矣以天下之力拒之而不足而天子數至於蒙塵然不敢窺河北諸鎮之一障何者人有其地故也人有其地則人自戰而長饒吐蕃之於蜀也南詔之於蜀也若穿魯縞也小予韋臯以蜀而不虞蕃大予王建以蜀而不虞詔此其明效也是故有二鎮之予材者則必聽其生聽其殺聽其陞置經賞而無禁效則公之侯之而世其地如是而三年不省度支十年不全制虜者吾不信也

嶺南弭寇策

天下之所日中寇而尾幾不掉者自諸邊外則莫若嶺南夫吳越之所以中寇者海上之奸民為之內主也奸民盡則寇亦從盡非能使寇盡也寇至而無與導者也故吳奸民最少最先弭越次少次弭閩次多次後弭若夫嶺南則不然

其海寇負海以為訖東借日本之諸島悍夷以
 為瓜牙而西南借交趾占城閩婆暹羅以為逋
 藪此其於疾也在骨節轉理之間而非可湯藥
 去也而又內結山寇以為腹心之援山寇之為
 巢穴累數百千計而不可窮緩則出急則遁撫
 之則陽聽招而陰為寇我寡則彼乘闕我衆則
 彼匿形而吾民介於二寇之間善事之則相與
 通有無而得為利不善事之則併其身家以餌
 寇夫耕而出其賦稅以共官之且重徵之矣

其財稅以予寇至倍而償之矣郊之民既迫於
 寇之害而不得不事寇則購郭之民以為閭郭
 之民餌於寇而樂為間則借郊之民以為藏故
 其始也海寇焉而已山寇焉而已今而郊之民
 寇也郭之民寇也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
 寇也此其於疾膏之下育之上非可以金石針
 砭也夫海寇之來也彼為客而我之除山寇也
 我為客夫主不可以不時備而客可以不時至
 也故其便莫若先除山寇除山寇則莫若大用

兵大用兵者合二廣閩楚之兵分道而悉入窮
其巢穴之所至而蕩芟之度其險遠而素不為
盜者為置官吏以約束之分兵以扼其要害而
後時察郭之民為寇偵我者郊之民兩屬寇者
輒而裂之以使民曉然知從寇之害海寇之至
茫然不知我之有無內寇而我始得為主善為
主者多聚兵以為伏深寇之入而焚其舟寇進
而無與為之導退而歸路已絕其氣必奪而計
必窮夫然一舉而穢之此十世利也唐云昔藥
不賤財厥疾不瘳藥牛城之為刷也瘡疥
至於隴解而非斤則斧皆嶺南之謂也

處宗室策

國家待宗室自親王至中尉凡八等其支子歷
八世至於庶人而祿始絕以明有富也仁也親
王冠九旒章服下天子一等郡王以次裁殺即
公侯大臣毋得抗以明有貴也禮也王國所屬
長史衛校百千人而止耳不得臣他吏民于有
同事以示有節也義也蓋三善具焉以故二百

年來王國鮮敗度棄禮以斬其社者即卒不幸
而間有吳淠之變亦輒隨發而隨獲其資不足
以行欲其勢不以醉志故也雖然親王於常祿
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千石以至於庶人
亦百石而他婚嫁居第資送導從之費不與焉
愚嘗得宗正籍觀之自嘉靖三十八年而見存
者一萬餘人今又十餘年矣人益其半而合之
而當為二萬人也又十餘年而人益其半而合
之當為四萬五千也餉石粟也天下有益祿五
而無增田吾不知大司農何以應之是重敝民
也民貧且逃七矣宗室之人所以仰哺而待衣
者日孳孳焉而卒莫與也官又為厲禁俾不得
從農商之業其賢者又不得偕寒士從有司之
薦蒙虛名而鮮實利故至併室而雉經者有之
矣易名姓而為所不可為者有之矣是重敝宗
室也且以天下之大北距狄南際蠻東夷而西
戎之內即窮若版築其人之負一才藝者靡不

入而稱薦得官職至天子三葉之懿親無罪而圖之一城之內被之以虛名而實之以庶人者何也此非所以明親親用賢之道也所以勵翼庶官代天工必非宗室然後可則是周不得周召畢散漢不得德向蒼虞晉不得平攸齊不得疑元魏不得勰周不得憲唐不得孝恭揆勉而宋不得汝愚也夫薄待族以不足用而厚困民以給之是壅主上之仁於尺寸之內而蔓害於萬里之外也今號稱有司當王國北近者見宗室之如懸罄突無烟而衣露脛則其勢不能復念民見民之廢者鬻舍捐妻子以供玉國之祿則其勢不能復念宗室二者交戰而技窮而日為之遭延以冀代要在於脫其身而已上誠欲惇親親不以吏事困之則請姑置其近者請自將軍以上少裁其祿數而務實其惠中尉以下則請毋賜爵祿而寬其禁使其賢者得與寒士角長而受仕其不肖者從事於南畝以盡力周其身而官弗與焉庶乎其猶有支也

禮記

寬政庚申

宗室之世俱絕矣無暇而亦覆覆限其幾
 道對舍男良男之氣昔醫舍肺妻于凶卦玉國
 之絲限其幾不道對舍宗室二律交輝命卦竅
 而日為之重賦以奠升要卦故附其良而日土
 端為卦賤賤不以吏事困之限龍故置其凶卦
 請自將軍以上及殊其新婦而欲實其惠中極
 以下限龍母顯爾絲而實其禁對其賀者對
 宗室之世俱絕矣無暇而亦覆覆限其幾

